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四十六

詠諍部 二十四

直諫第十三

唐韓思復為諫議大夫開元初山東蝗蟲大起姚崇為中書令
奏遣使分河北諸道殺蝗蟲而埋之思復以為蝗是天災當
修德以禳之恐非之所翦滅上疏曰臣聞河南河北蝗蟲頃自
更衣繁熾經歷之處田稼之損今漸翾飛向西海食至洛使命
來往不敢昌言山東數州甚為惶懼且天災流行埋瘞難盡臣
望陛下悔過責躬發使宣慰損不及之務召至公之人上下同
心君臣一德持此以實以答休咎前後驅蝗使等伏請捨停書
云皇天無親惟德輔人心無常惟惠之懷不文攬人心

也帝深然之出思以疏以付宗宗廼請遣思復江山東檢視蝗蟲所損之處及還

實奏又請令監察御史劉沼重加詳覆沼希崇旨意遂筆擬百如廼改舊狀以奏之由是河數州竟不得損免思復遂為崇所擠出為德州刺史

皇甫憬為陽翟尉開元初監察御史宇文融請檢察偽逃戶憬上疏曰臣聞知者不慮或有一失愚夫千記亦有一得且無益之事繁則不急之務去則役數役數則人疲人疲則無聊生矣是以太上務德以靜為本其次化之以安為上但責其疆界嚴其隄防山水之餘即為見地何必聚人阡陌親遣括量故奪農時遂令受弊又應出使之輩未識大体所由殊不知陛下愛人至深務以勾剝為計州縣惧罪據牒即徵逃亡之家隣保代出

隣保不濟又使更輸急之則都不聊生緩之則憲法交及臣恐逃逸比往更生至如澄流在源止沸由火不可不慎今之具寮向逾萬數蠶食府庫侵害黎人國絕數載之儲家無經月之蓄雖其後稅亦不可供戶口逃亡莫不由此縱使伊臯申術管晏陳謀豈息茲弊若以此給將何以堪雖東海南山盡為粟帛亦恐不足豈括田稅容能周給也左拾遺陽相如上言咸陳括為不便玄宗方委任融待中源乾祐及中書舍人陸堅皆贊成其事心貶憬為盈川尉

柳澤開元二年為殿中侍御史嶺南監選使會市舶使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波斯僧及烈等廣造奇器異巧以進澤上書諫曰臣聞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知見欲而心亂矣竊見慶立

等雕鐫詭物造奇器用浮巧為玩以譎恠為寶乃理國之
所巨蠹聖王之所嚴罰紊亂聖謀汨斁彝典昔露臺無費明君
尚或不忍象筋非多忠臣猶且憤歎王制曰作異服奇器以衆
者教月令曰無作淫巧以蕩上心巧謂奇伎恠好也蕩謂惑亂
情欲也令慶立皆欲求媚聖意搖蕩上心若陛下信而使之是
宣奢淫於天下必若慶立矯而為之是禁典之無赦也陛下即
位日近萬邦作孚固宜昭宣非薄廣敷節儉則萬姓幸甚崔向
為右補闕開元七年上疏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
子立不倚衡况居大寶之位也哉陛下宜保萬壽之休副三靈
之望安可輕出入重盤遊乎天子田前古有訓豈惟為乾豆賓
客庖厨者哉亦足以閱兵講武誠不虞也詩美宣王之田徒御
不驚有聞無聲謂畋獵時人皆啣枚有善聞而無諠譁也又曰
悉率左右以燕天子謂悉驅禽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射也
則知大綏將下亦有禮焉側聞畋于渭濱有異於是六飛馳騁
萬騎騰躍衡翳蒼蹶蒙籠越漸險靡榛叢紅塵坐昏白日將暗
毛群擾攘羽旄繽紛左右戎夷競申驍勇攢鎬亂下文刃霜飛
而降尊亂卑手捷於共間豈不殆哉夫環衛而居暴客攸待清
道而出行人尚驚如有墜之虞流矢之變獸窮則搏鳥窮則攫
陛下復何以當之哉靜言思之臣深為陛下戰慄也書曰不畏
入畏又曰從諫則聖惟陛下深思遠慮以誠後圖則於天下孰
不幸甚

吳兢為太子左庶子玄宗東封多射獵競諫曰陛下自浴色

將告禪岱宗行經數州屢以畋獵為事伏恐外荒之俗漸成非
致理之所急况陳風告成禮容甚大伏願罷此畋遊之事克備
文物之儀又貞觀時太宗文皇帝凡有巡幸則博選識達古今
之事以在左右每至前代興亡之地皆問其所由用為鑒誠伏
願陛下遵而行之則與夫騁奔馬於澗谷要狡獸於叢林不慎
垂堂之危不忍馭朽之變可同年而校其優劣

施敬本為右補闕開元十六年五月六日唐昌公主出降有司
進儀注於紫宸殿行五禮敬本與右拾遺張烜左拾遺李銳等
連名上疏曰竊以紫宸殿者漢之前殿周之露寢陛下所以黼
屨止黃屋饗萬國朝諸侯人臣至敬之所猶玄極可見不可得
而升也昔周女出降於齊而以魯侯為主但有外館之法而無
露寢之事今欲紫宸殿會禮即當人臣攝行馬入於庭醴升於
牖土人授几逡巡紫座之間賓使就筵登降赤墀之地又據主
人辭稱吾子有事至於寡人之室言詞僭越事理乖張既黷威
靈深虧典制其問名納采等並請權於別所玄宗納其言移於
先順門外設次行禮

裴耀卿為尚書左丞相開元二十四日特進蓋嘉運破突騎施
立功還詔加河西隴右兩節度使仍令經略吐蕃嘉運既承恩
寵日夕酣宴不時赴軍耀卿密上疏曰伏見蓋嘉運立功破賊
更委兩軍以勇果之才承戰之勢吐蕃小醜不足殲夷然臣近
日與其同班觀其舉措精勁勇烈誠則有餘言氣矜誇功難成
事莫教於蒲騷之役舉趾稍高春秋書之以為懲戒心其有驕

敵之色臣竊夏之入秋防邊日月稍逼接封人走須識其宜今將撫邊軍未言發日若臨事始去人吏未諳雖決在一時恐時非制勝萬全之道况兵未訓練不知禮法人未懷惠士未生心求其忘性命於一時憚嚴刑於少選縱威逼而進因而立功恐其師出以律久長之義又萬人性命決在將軍不得已而行之鑿凶門而即路今酹宴朝夕優渥有餘亦恐作愛人憂國之意不可不察若不可廻授即望速遣進途仍乞聖恩最以嚴命疏奏玄宗乃促嘉運赴運竟以無功而還

梁鎮為昭應令代宗廣德二年道士李國禎以道術見因奏皇室仙系宜修崇靈跡請於照應縣南三十里山頂置天華上宮靈臺大地婆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媧皇等祠堂并置掃洒宮戶一百人又於縣之東義扶谷故湫置龍堂並許之時歲饑荒人甚不安鎮上奏曰臣聞國以人為本害其本則非國神以人為主害其主則非神故昔之聖王所以極陳理道明著祀典將愛其人而鎮用其材力敬其神而愛恭於祠祭故神享其明德而降之福人受其大賚而盡其力然後神人以和而國家可保也一昨蟲賊作孽水旱為災雖王畿皆徧而臣縣最苦此則神之不能禦天災也明矣又何力於陛下而得列其祀典哉且以殘弊之餘當凶荒之歲丁壯素出家入仕羸老方飛葛輓粟今但供億王事已堪不命更奔走鬼道何以聊生臣又聞天地之神尊之極者掃地可祭精意可饗陛下亦何必廢先王之典崇俗巫之說走南畝之客殺東隣之牛而後莫非望之

福陛下雖欲為人祈福福未至而人已困矣其不可一也陛下
不視昔者有道之君至德之后何不卑宮室菲飲食恭己以遂
萬物之性哉今陛下違神亭育之心竭人疲困之力如是又何
從而致其福哉此又不可二也又陛下宗廟之敬極矣尚無一
月三祭之禮今此獨為則宗廟之靈將等以親踈校以厚薄陛
下又何以言哉此又不可三也又天地娭父祀無文言甚不經
義無可取若陛下特與大地建祖宗之廟必止天貽向背之責
陛下又何以為詞哉此又不可四也夫湫者龍之所居也能得
水則神無水則蝼蟻之穴也故知水存則龍在水竭則龍亡此
愚知之所同之也今湫竭已久龍安所存陛下又崇飾詞字豐
潔奠儀為去龍之穴破生人之坐人且怨矣神何歆哉此又不
可五也其道三皇五帝則兩京及所都之處皆建宮觀祠廟時
設齋醮饗祀國有彛典官有常禮蓋闕失矣又何勞神役靈此
又不可六也臣稽先王之典禮觀前聖之軌陶休豐凶灾祥禍
福必生帝五玉五事不在山川百神此又不可七也伏察此弊
頗之其由盖以士李國禎等動衆則得人興工獲利祭祀則受
昨主執則有權是以鼓動禁中熒惑天聽踰越險阻負荷築盛
以日繫年無時而息曾不課神功力空止竭人膏血以使人神
胥恣災孽並生罔上害人左道亂政原情定罪非殺而何臣昨
受命之時承聖旨務要安緝許遂權宜誠願沉鄴縣之巫安流
弊之俗其所興兩祠土木之丹青之役洒掃之戶謹明宣旨並
亦權宜停訖人吏百姓等知陛下以從善為心嫉惡為務蠲除

不急剗革煩苛皆喧呼於庭抃躍於路所徵糧糗無不樂輸臣
伏以國禎等並交結中貴狡蠹成性臣雖忘身許國不惟說搆
終恐賄及豪石復為姦惡其國禎等見據伏推勘如獲贖狀伏
望許臣徵收便克當縣郵館本用其秋既竭不可置祠堂又不
可當為大地建立祖廟臣並請停止其三皇道君天皇伏犧女
媧等既先各有宮廟望請並於本所依禮齋祭上從之

姚南仲為右補闕大曆中將葬貞懿皇后代宗恩寵所屬令繕
陵寢邇章敬寺後常遊行幸近地左右莫敢言者南仲上疏曰
伏聞貞懿皇后今於城東章敬寺北以起陵廟臣不知有司之
請乎陛下之意乎陰陽家流之希旨乎愚以為非所宜也謹具
疏之伏願暫留天眷而省察焉臣聞人臣宅於家君主宅於國

今夫長安城陛下皇居也其可穿鑿興動而建陵慕於其側乎
此非所宜一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是以古帝前王葬
后妃莫不馮丘原遠郊郭今則西甫宮闕南逼康莊若使近而
不可見歿而復生雖在西宮待之可如骨肉歸土鬼無不之章
敬之北敬何所益示之兆庶則彰溺愛垂之萬代則累明德此
非所宜二也夫帝王者居高明燭幽滯先皇所以因龍首建望
春蓋為此今若起陵目前動傷宸慮天心一傷數日不平且匹
夫向隅滿堂為之不樂万乘不樂人其可歡心乎又暇日歌鍾
于內此地皆聞此非所宜三也伏惟貞懿皇后準德配天母慈
建下陛下所以切軫旒以久候著龜始謚之以真懿終待之以
褻近臣竊惑焉所以彌述后德光被下泉也今國人言曰貞懿

皇后之陵邇於城下者主下將日省而時望焉斯存損於聖德無益於貞懿將欲寵之而返辱之此非所宜四也凡此數事實點大猷天下咸知伏惟陛下熟計而取其長也陛下將偃武靖人一詠於此其傷實多臣恐君子是非史官褒貶大明忽虧於掩蝕至德翻後於堯舜不其惜哉今指事尚遙改卜何害柳皇情之殊眷成貞懿之美號天下幸甚代宗覽表歎息立從其議賜緋魚袋特加五階宣付史臣

郇摸晉刈人以麻辨髮持籠及常度哭於東市人間其故對曰有三十字請獻於上若無堪乃以竹籠貯屍棄之于野京兆府以聞代宗即召見賜衣館於禁內客省其獻三十字一字論一事其要者團字監字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謂罷諸道

監軍使也

顏真卿為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永泰中元載引私黨懼朝臣論奏具疏乃請百官凡欲論事皆先曰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上聞真卿上疏曰御史中丞李進等召百寮傳宰相語稱奉進上緣諸司官奏事頗多朕不憚勞但所奏多挾私讒諍自今論事者諸司官皆須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則後奏聞者臣自聞此語已來朝野囂然人心莫不褻退矣何則諸司長官者皆達官也言皆專達於天子也即君御史者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出使天下事無巨細得失皆令訪察迴日奏以明四目達四總也今陛下於自屏耳目使不總明則天下何則馬詩云營營蒼蠅止于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

為黑變黑為白也詩人深惡之故曰取彼譖人投界豺虎豺虎不食投界有北則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譖人也孰不惡之陛下惡之深得君人之體矣陛下何聽其言虛誣者則譖人也因誅殛之其言不虛誣者則正人也因將勵之陛下捨此不為使衆人皆謂陛下不能明察倦於聽覽以此為辭其諫諍臣竊為陛下痛惜之臣聞太宗勤於聽覽庶政以理故著司門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伏家引奏不許關礙所以防擁蔽也并置立伏馬二匹須有乘騎便往所以平天下正用此道也天寶已後李林甫威權日盛郡臣不先諮宰相輒奏事者不過仍託以他故中傷猶不敢明約百司令先白宰相又閹官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玄宗動靜必告林甫先意奏請玄宗驚喜若臣以此權柄恩寵日甚道路以日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所以漸致潼關之禍皆權臣誤主不遵太宗之法故也陵夷至于今日天下之蔽盡萃于聖躬豈陛下招致之手蓋其聽從者漸矣自難之初百姓尚未凋弊太平之理立可便致屬李輔周權宰相專政遞相姑息莫肯直言大開三司不安反側逆賊散落將士比走党項合集土賊至今為患偽將更相驚恐因思明危懼扇動却反又今相州敗散東都陷沒先帝為此憂勤至於損壽臣每思之實痛切心骨今天下兵戈未戰瘡痍未平陛下豈得不日聞讜言以廣視聽而欲項隔忠讜之路乎臣竊聞陛下在陝州時奏事者不限貴賤務廣聞見乃堯舜之事也凡百臣庶以為大臣之理可翹足而待也臣又聞

君子難進而易退由此言之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語况懷
猷怠令宰相宣進此使御史臺作條目不令直進從此人必不
敢奏事則陛下聞見只在三數又耳目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
陛下後見無人奏事必謂朝廷無可論豈知懼不敢進即林甫
國忠復起几百臣庶以為危殆之期又翹足至也如今日之事
曠古未有雖李林甫楊國忠猶不敢公如此今陛下不早覺
悟漸成孤立後縱悔之無及矣臣實知忤大臣者罪在不測不
忍孤負陛下無任懇迫之至其激切如此於是中人爭寫內本
布於外

裴諝為軍吾將軍建中初德宗於廟堂別置三司以決庶獄爭
者輒擊登聞鼓諝上疏曰夫諫鼓諤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
言今輕猾之徒援桴鳴鼓始動天聽竟因纖微若然者安用吏
理乎帝然之事歸有司

權德輿為左補闕時貞元中裴延齡以巧倖判度支自司農少
卿遷戶部侍郎仍判度德輿上疏曰臣伏以爵人於朝 衆兵
之况經費之司安危所繫延齡頃自權判連今旬歲不稱之聲
日甚於初群情衆口誼於朝市不敢悉煩聖聽今謹略舉所聞
多云以租賦正客支用未盡者便謂之剽利以為己功又重破
官錢買常平先所市雜物遂以再給估價用充別貯利錢又云
邊上諸軍皆至懸闕自今秋以來並不支糧伏以疆場之事所
虞非細誠聖謨前定終事切於有司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
為時所柳醜之黨結此流言何不以新收剽利徵其本末今分

折條奏又擇朝賢信臣與中使一人巡覆邊軍察其資儲有無
虛實儻延齡授己來精意勤力每事省約別收羨余至於正數
各有區別又邊軍儲蓄寔猶可支身自歛怨為軍國惜費自宜
更加優獎以洗郡疑明書厥勞昭示天下如或言非謬罔上實
多豈以邦國重務委之非據臣職在諫曹合採群議正拜己來
今已旬日道路云云無不言此豈京師士庶之衆愚智之多合
而為黨共有讎疾陛下似宜稍迴聖鑒俯察群心是時格遺王
仲舒亦抗疏論之

許孟容為給事中上疏曰臣竊謂陛下數月來齋居損膳為兆
庶心禱又勅有司走於群望祈於神而密云不雨首種未入豈
觴牢有闕巫祝非誠為陰陽適然豐歉前定何聖意精至耳澤
未荅也臣歷觀自古天人交感未荅者未有不由百姓利病之
急者切者邦家教令之大者遠者京師是萬國所會強幹弱伎
者自古通國其一年稅錢其地租出入一百萬貫臣伏冀陛下
即日下令全放免之其自三分放二且使旱涸之際免更流亡
若播種無望微歛如舊則必愁怨迂徙不顧墳墓矣臣愚以為
德音一發膏澤立應變災為福期在斯頃戶部所收掌錢非度
支歲計本防緩急別用今此炎旱直支一百余萬貫代京兆百
姓一年差科實陛下巍巍睿謀天下鼓舞歌揚者也復更省察
庶政之中有流移征防當還而未還者徒役禁銅當擇而擇者
甫懸饋送當免而未免者沉滯鬱柳當伸而未伸者一于此則
特降明命令有司條例三日內奉奏當還當擇當免當伸者詔

下之日所在即時施行臣愚以為如此而神不鑒庶不驗古未
之有疏寢不報

穆質為給事中元和初長賊使院多擅禁繫戶人而有宮掠至
於死者質乃論奏賊織轉運司應決私鹽繫囚須與州府長吏
監決自是刑名書一四年鎮州王承宗叛憲宗用內官吐突承
瓘為招討使質率列伏閣論奏言自古無以中官為將帥者憲
宗雖改其名心頗不悅尋改質為太子左庶子

獨孤都為左補闕元和四年鎮州王承宗拒命詔以左神策護
軍中尉左衛上將軍吐突承瓘為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
歙軍中等道赴鎮州行營兵馬招討處置等使帝御史延英殿
對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鄜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
簡諫議大夫孟簡給事中呂元膺穆質等及郁皆言中官吐突
承瓘不可以統師且非舊制郁言尤激切翌日乃削承瓘摠何
陽浙西宣歙四道兵但充鎮州已來招討宣慰等使時論諫者
皆以為中外任殊承瓘不宜摠戎招討至是改處置為宣慰猶
存招討之名

孟簡為諫議大夫鎮州王承宗阻兵下詔誅伐以中貴人吐突
承瓘為行營招討處置等使宰臣裴垍陳奏以為中官不宜統
兵言未允納簡與呂元府許孟容李夷簡穆質等上疏抗論又
偕詣延英面陳不可之狀遂退改承瓘使號簡在諫署三年言
論切正由是出為常州刺史

裴度為御史中丞先是五防小使每歲冬以鷹犬出近畿習狩

謂之外按宣徽院供奉官為其使領數百或有恃恩恣橫郡邑驚擾皆厚禮迎犒之恣其所便止私邸百姓畏之如寇盜每留旬月方便其所元和九年冬裴寰為下邳令嫉其暴但據名供饋使處公館杜其侵擾使者歸或譖寰有慢言大怒將以下不敬論宰臣於延英懇救理之帝怒不解及出逢度將入元衡等謂曰裴寰事上意不開恐不可論度唯唯而入抗陳其事謂寰無罪帝愈怒日如卿言裴寰無罪則當決五坊小使小使無罪則當決裴寰度日誠如聖旨但以裴寰為令長愛惜陛下百姓如此豈可罪之帝怒稍解初令書罰翌日釋之放歸本縣視為焉

內官充館驛使有曹進王者恃恩暴戾遇四方使多倨有至粹辱者宰相李吉甫奏罷之及淮西用兵復以內官為便漕上疏曰館驛之務每驛皆有專官畿內有京兆尹外道有觀察使刺史迭相監臨臺中又有御史充館驛使專察過關伏知近有販事上開聖聰但明示科條督責官吏據其所犯重加貶黜敢不惕懼日夜厲精若令宮闕之臣出叅館驛之務則内外外事職分各殊切在塞侵官之源絕出位之漸事有不便必誠於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天儻掃靜妖氛之日開太平至理之風澄本正名實在今日言雖不用帝意嘉之漕為起居舍人時憲宗垂意方士既得柳泌益信金丹藥石之說推心復之無疑為漕抗疏曰臣聞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故上自皇帝顓頊堯舜禹湯

下及周文王武成以功濟生靈德配天地故天皆報之以上
壽垂祚於無疆伏見陛下以大孝安宗廟以至仁貴黎元自
踐祚已來刻積代之妖克開削平之洪業而又禮敬宰輔待
以終始內能大斷外寬小故夫此神功聖化皆自古聖主明
君所不及今陛下躬親行之實光映千古矣是則天地神祇
必報陛下以山嶽之壽宗廟聖靈必福陛下以億萬之祚四
海蒼生咸祈陛下以覆載之永自然万靈保佑聖壽疆伏見
自去年以來諸處頗薦藥術之士有韋山甫柳泌等或更相
稱引迄今薦送漸多臣伏以真仙有道之士皆匿其名姓無
求於代潛遁山林滅影雲壑恐人見之懼人聞之豈肯干謁
公卿自鬻其術者所有誇術藥術者必非知道之士咸為求
利而來自誠飛鍊為神以誘權貴賄賂大言怪論驚聽惑時
及假偽敗露曾不耻於逃遁如此情狀豈可保信其術親餌
其藥哉禮曰夫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春秋左傳曰味
以行氣氣以實志又曰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
齊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穀稟自五行發為
五味蓋天地生之所以養人也是以聖人節而食之以致康
強逢吉之福若夫石者前聖以之療疾蓋非常食之物况金
石皆含酷烈熱毒之性加以燒治動經歲月既兼烈火之氣
必恐難於防制若乃遠徵前史者則秦漢之君皆信方士如
盧生徐福樂大李少君其後皆姦偽事發其藥竟無所成事
著史記漢書皆可驗禮曰君之藥臣先嘗之臣子一也臣願

所有金石鍊藥人其所薦之臣皆先服一年以考其真偽則自然明驗矣伏惟元和聖神武法文應道皇帝陛下合日月光照臨之明稟乾元亨利貞之德崇正若指南愛諫如轉規是必發精金之刃斷可疑之所有藥術虛誕之徒伏乞特賜罷遣禁其幻惑使浮雲盡徹朗日曾輝道化侔羲農悠久配天地實在於此矣伏以真觀以來左右起居有褚遂良杜正倫呂向韋述等咸能竭其忠誠悉心規諫小臣謬侍從職奉起居侍臣之中最近左右傳曰近臣盡規則近侍之臣上達忠實其本職也疏奏貶潯為江陵令

韓愈為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憲宗命中使領禁兵迎護鳳翔法門寺釋迦牟尼佛指骨至京王公士庶瞻禮捨施如恐不及百姓有廢業竭產燒頂灼臂而云供養者又有閭肆惡子不苦焚烙之痛謫言供養而藝其肌膚繇是佛骨所在往往盜發既擒獲或嚮之自灼者農人多廢東作奔走京城愈上疏極諫曰臣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此時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唐以年百歲湯孫大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蓋亦俱年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

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治法也漢明帝明始有佛
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
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
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盡日一食上於菜
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反更
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
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
闡明聖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
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不許度
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
於陛下之手令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間陛下
令群臣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覘昇入大內又令諸寺迎
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
直以豐年之樂徇人之私為京都士庶設詭異之現戲翫之
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暗易惑難
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敬信皆云天子大聖由一心敬
信百姓惟賤於佛豈合更惜身命所以焚頂燒指百十為群
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
次若不即加禁謁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為供養傷風
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
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
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

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况其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茆拔除不祥然後進乎令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視之巫祝不先挑茆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罪臣實耻之乞以骨出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聖哉豈不決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咨宜加臣身上天監臨臣不怨悔

李渤為庫部員外郎將皇甫鑄作相剝下以希旨會臣許節度使郡士美卒令渤充弔祭使路次陝西渤上疏曰臣自出使力求利病竊知渭南縣長源鄉有四百戶其終四十餘戶受鄉縣本有三十戶今纔有一千餘戶其他州縣大略相似其弊所自起於攤逃約十家內一家逃亡即攤賦稅使九家共出稅額長定有逃即攤似投石井中不到底不止攤逃之弊戶不盡不休此皆聚歛之臣競剝下以奉上唯思竭澤不慮無魚伏乞詔書絕其攤逃以見在戶家產錢數為定其餘有欠且特息免之計不數年人必歸於農矣夫農者國之本本立然後可以議太平若不由此而云太平者是佞邪之臣也伏乞陛下察而遂之疏奏仍具狀申中書門下又言道途不修驛馬多死憲宗覽疏驚異即以飛龍馬數百匹付畿內諸驛渤既以章疏切直大忤時宰謝病東歸徙為江州刺史張平叔判度支奏徵六遠逋懸渤

江州上疏曰伏奉詔勅云度支使奏令臣設計徵填當州貞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四百一十貫臣當州管田二千一百九十七頃今已早死一千九百頃有餘若更勅徇度支使所為必懼史官書陛下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懸臣任刺史罪無所逃臣既上副聖情下不忍鞭笞黎庶不敢輕離符印持乞放臣歸田遂下詔云江州所奏實為懇誠若更勅為必難務濟所訢欠宜令特放免長慶三年為諫議大夫敬宗冲年即位坐朝常晚一日入閣久不坐群臣候立紫宸門外有視年衰病者幾將頓仆渤出次白宰相曰昨日拜疏陳論今坐益晚是諫官不能迴人主之意渤之罪也請先出閣待罪於金吾仗語次喚仗仍至遷給事中未年大赦改元中官毆鄆縣令崔發於金鷄竿下渤上疏曰縣令不合拽中人中人不合歐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恩前中人所犯在恩後中人是至於此是朝廷馴致使然若不早正刑法臣恐夷狄於四方之歸還者各傳其言竊恐慢易之心寢萌於此

楊虞卿為監察御史穆宗即位頻遊幸虞卿上疏諫曰臣聞鳶鵠遭害則仁鳥逝誹謗不誅則良言進况詔旨勉諭許陳愚誠故臣不敢避誅死竊聞堯舜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聞以位為樂也北虜猶梗西戎未賓兩河之瘡痍未平五嶺之妖氣未解生人之疾苦盡在朝廷之制度莫脩邊諸屢空國用猶屈固未可以高枕無虞也陛下所臨御宇有憂天下之志宜日延輔臣公卿百執事重聽而問造膝以來使四方內望有所觀焉今自

聽政以來六十日矣入開延英獨三數大臣仰龍顏承聖問其餘侍從詔誥之臣偕入而出何足以聞政事哉諫臣盈庭忠言未問於聖聽臣實羞之蓋由主恩尚踈而衆正之路未啓也夫公卿大臣宜朝夕見天子論道賜與從容則君臣之情相接而理道備聞矣方自宰臣已下四五人時得頃刻侍坐天威不遠鞠躬隕越遂上下無往來此由君大尊臣大卑故也自公卿以下雖歷踐清地曾未祇奉睽以承下問鬱塞正路偷安倖門况陛下神聖如五帝臣下莫能望清光所宜周遍顧問惠其氣色使與一體相輔君臣無間陛下求理於公卿公卿求理於臣輩自然上下孜孜相問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聞過失不致昇平者未之有也自古帝王居位思安之心不相殊

居安慮危之心不相遠其故不得皆為聖帝明王以小臣殊踐

豈直及此獨不忍冒容偷祿以負聖朝伏惟陛下深憐之帝令

宣付宰臣云虞卿所上疏切直可獎後宰云虞卿臣令狐楚蕭悅既文昌廷英奏事因以納諫稱賀

趙知微衡山人長慶疏上初曰未聞色荒禽荒尚書以為至誠

前代失德之主鮮不由此以致顛危故聲則焰堙心耳蕩散神

精馳騎則蹈涉傾欹變生街廩此前代賢主賢臣聚為深誠者

也是以周公作無逸之篇而成王致理漢文冒馳峻之險而袁

盎興諫皆事明理切著為格言今陛下嗣守鴻業之初萬方仰

聽之際尤資節制用副觀聽而旬月以來遊幸未節優戲在側

馳驅無度臣是以內則慮深識之賢難興謗外則恐軼材之

獸軫轂可虞伏望遠覽古先稍息玩遊怡神閑燕肆目經書求

理道於既安播休聲於永伐實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其疏奏帝深嘉歎之

李珣為拾遺長慶元年穆宗召邠寧節度使李光顏徐州節度使李愬赴闕或言欵及重陽節與百寮內宴珣與宇文鼎溫會常璿馮葑等上疏曰臣聞人臣之節本於忠蓋苟有所見即宜上陳况臣等為陛下諫官食陛下美祿豈得腹腓成隱孤負恩榮臣聞諸道路不知信否皆追光顏李愬及重陽令節內宴百寮儻誠有之乃陛下親群臣弘德澤之慈育也然使以元制未改園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欵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遵同軌之內適去於中邦告邦告遠夷之使未復其誠命過密弛禁蓋為濟人合讌內廷事將未可矣明主動而為天下法臣恐主言思降其出入綸荀奈皇猷徒彰直諫臣等是以殊死上聞曲突徙薪義實在此其李光顏李愬又統戎旅皆有忠勞今者時當盛秋切邊寇及至之日陛下降恩召見詢訪謀猷褒其舊勲付以疆事如此則與歌鍾賜宴酒食邀歡固不同年而語矣竊見陛下自臨御以來施號發令無非孝理因心屢形於詔勅行已實感於人倫唯在敬慎威儀保全聖德臣等不敢誠然輒貢狂言懼不允當伏待刑憲是年終群臣入閣既退諫議大夫鄭覃崔晏補闕辛丘度捨遺常嗟溫會等廷論得失覃進言曰陛下即位以來宴樂過多畋遊無度今蕃寇境緩急奏報不知乘輿所在臣等忝備諫列不勝憂逼伏願稍減遊樂留心政道又竊聞陛下晨夜矐狎倡優近習之徒賞賜過

厚凡金銀貨幣皆出於蒼生膏血不可使無功之人濫沾息典
縱內藏有餘亦乞陛下恭守節險勿容易而散如四方有事得
以支用免令有司重歛百姓實天下幸甚帝初訝之顧宰臣蕭
悅曰此輩何人悅進曰諫議大夫鄭覃等帝意日解謂悅等朕
有過失臣下能犯顏直諫豈非忠也又謂覃曰凡卿所奏宰臣
皆蹈舞稱賀既退宰臣復詣延英奏事帝令宣示覃等曰閣中
奏事殊不從容今日以後有事須回論者可與延英請對當與
卿等從容講論時久無論諫於內閣者覃等庭諍常欣然納之
中外相賀

陶居簡不知何許人長慶三年稱處士上疏請用正直去諂說
穆宗甚嘉之竟不尋訪居簡在

李德容為浙西觀察使長慶四年七月上表曰臣百生多幸獲
遇昌期受寄多藩常懼曠職孜孜夙夜上答國恩數年以來灾
旱相仍罄竭惟慮租稅流移物力之間尚未完復臣伏見今年
三月三日赦文常貢之外不令進獻此則陛下至聖至明細微
洞然一恐聚歛之吏成姦一恐凋瘵之人不勝其弊上弘歛約
之德下敷憫惻之仁萬國群眎鼓舞未息又奉五月二十三日
明詔令訪茅山貢隱將師處謙守約之道廣務實去華之美雖
無人上塞丹詔實率土以偃玄風豈止微臣獨懷忭賀况進獻
之事臣子常心雖有勅文不許以竭力上貢且臣之當道本號
富饒近年已未與舊迥異貞元中李騎任觀察使日職兼鹽鐵
百姓除通貫出權酒錢外更置官酷兩重納權獲二厚又訪聞

當時進奉亦兼用鹽鐵羨餘供獻繁多自後莫及三薛平任觀使時又異置權酒上供之外頗有餘財軍用之間實為優足自和元十四年七月初三日勅却停酷又准元和十五年五月七日敕文諸州羨餘不令送使唯有留使錢五十萬貫每年之用猶欠十三萬貫不足常須事節儉百計充填經費之中偶免欠至於綾紗等物猶是本州所出易於方圓金銀非當土所有皆須外市去二月奉宣索盡子計當銀九十四百餘兩其時進奉貯備無二三百兩皆是諸處招商收市此時亦稍優饒悉力供幸免敗闕又奉宣索粧具令先造兩具進來昨所造成兩具以當銀一千三百餘兩並是迴今年冬至及來年元日常進器物料內金銀充約計二十具共當銀一萬三千餘兩金一百三十餘兩今續於淮南側近百方收市旋得旋造星夜就功雖見更求實懼不建臣若因循不奏則阻陛下任使之思若分外誅求又累陛下慈儉之德伏乞陛下覽前件權酷及諸州羨餘之目則知臣軍用偏短本未有由伏料陛下平見臣奏論必賜詳悉知臣節愛軍守事之節盡納忠罄直之心伏乞聖慈宣令宰臣商議何以遣臣得上不違宣索下不闕軍諸不困疲人不歛物怨前後詔勅並可傳承輒冒威嚴敢陳丹懇臣不勝戰汗殞越之至時制罷珍奇之獻曾未數月徵貢之詔道路相繼故德裕有是表焉九月又上表曰已緣當道宣索昨已具軍資歲計及近年物力聞奏伏料聖慈必賜省覽又奉詔更令識定羅紗袍段及可幅盤條繚綾等一千匹伏誦詔書倍增惶灼臣伏見大

宗朝臺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密奏陳誠太宗
賜詔云使遣獻之遂不曲順再三嘉歎載在史官又玄宗朝令
中使王江南採鵠鵲諸鳥至汴州倪若水抗表上論玄宗亦賜
詔嘉納鳥即時皆放又令皇甫詢於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
撥鏤牙合子等蘇邈不奉詔書輒自停織太宗玄宗皆不加其
罪欣納所陳臣竊以鵠鵲鏤牙至於微細若水等尚以勞人損
德濫歛効忠當聖祖之朝有臣如此豈明主之獨無其人蓋
有位者蔽而不言必非陛下拒而不納又伏覩四月二十三日
德音云方邵侯伯有位之士舞或棄吾謂不可教其有違道場
理徇欲懷安而刺廷攻無有隱諱則時以陛下納誨從善道光
祖宗不盡忠規過在臣下况立鵠天馬掬豹盤條文彩珍竒只
合聖躬自服今所織千匹費用至多在臣愚誠亦所未諭昔漢
文廢戈綈之衣元帝罷輕絹之服仁德慈儉至今稱之伏惟陛
下近覽太宗玄宗之容納遠思漢文孝元之恭已以臣前表宣
示郡臣酌臣當道無力所宜更賜節減則蒼生無不受賜

臣不勝激切兢惶之至優詔答之許罷進盤條綾一千疋

敬宗實歷二年德裕上疏曰臣聞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
之聖者莫若玄皇孔子昔軒皇問廣成子理身之要可以長久
廣成子云無視無聽抱身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于形
無搔于精乃可以長生慎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
歲矣吾形未嘗衰矣又云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玄元語
孔子曰去子之驕氣無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

吾所告子者是已故軒皇發謂天之歎孔子與猶龍之惑前聖於道不其忘乎伏惟文武聖廣孝皇帝陛下稽玄祖宗之訓修軒皇之術疑神皆館物色異人將以覲水雪之姿屈頓風之情恭惟聖感必降真仙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語陛下之道陛下之言以臣度思無出於此臣所慮赴召者必怪迂之士苟之徒使物泔水以為小術術耀邪僻蔽欺聰明如文成五利無一可驗臣所以三年之內四奉詔書未敢以一人塞詔實有是懼臣又聞前代帝王雖好方士未有服其藥者故漢書稱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又高宗朝劉道合玄宗孫甌生皆成黃金二祖竟不敢服豈不以宗廟社稷之不可輕易此事炳然具載國史以臣微見儻陛下眷慮精求必致真隱唯問保和之術不求餌藥之功縱使必成黃金止可充於玩好則九廟靈鑒必當慰恫寰海兆庶誰不歡心臣輒罄愚衷以裨王化輒陳懇款伏債兢惶

獨孤即為諫議大夫長慶四年十二月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貫賂遺恩倖求監鐵使即與諫議大夫張仲方起居即孔敏行柳公權起居舍人宋申錫補闕常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廷老等十人前一日詣延英抗論其事薛廷老實歷初與舒元褒李漢俱為拾遺於閣內諫曰臣伏見近日除授往往不由中書進擬或是宣出臣恐自此紀綱寢壞姦邪妄行乞聖恩詳察帝厲聲曰更有何事元褒進曰陛下近日修造亦太多帝色變曰何處修元褒僥首不能對廷老奏曰臣等是陳臣有所

聞即合論奏亦豈知陛下修造所但見舡輦瓦木絕多即知修造不已伏乞稍留聖慮帝曰所奏知然後各復位議者以為不廢其職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四十六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四十七

諫諍部

直諫第十四

唐張仲方為諫議大夫敬宗位詔淮南節度使王播造上已競渡船三十隻播輦船材於京師造作計用半年轉運之費方成仲方詣延英言甚懇激帝止令造十隻以進帝又欲幸華清宮仲方諫曰萬乘所幸出須備儀無宜輕行以失威重帝雖不從慰勞之

崔玄亮為左散騎常侍文宗大和五年二月晦神策中尉王守澄奏得本軍衙前虞後豆盧著狀告宋申錫與十六宅漳王謀反差人於申錫宅十六宅其市肆追捕胥以成其獄三月辛丑

勅旨令召師保僕射尚書丞郎常侍給事諫議舍人御史中丞
京兆尹大理卿同於中書及集賢院雜驗比軍豆盧著所告宋
中錫反狀翌日壬寅國忌宰相復入中書更赴延英召對應耶
日議事官並召入親自詢訪兩省諫官自常侍以下至午時復
於延英請對帝即時召入玄亮於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
質補闕盧鈞之舒元褒羅泰蔣係裴休竇宗直常溫拾遺李群
常端符丁居晦元都等一十四人皆狀䟽陛下請北軍所告下
於外鞠文宗曰吾已謀於公卿大僚訖卿等且出玄亮固言援
引古今辭理懇切玄亮涕泣久之上意稍解乃曰今即與宰相
商議玄亮等既退於是復召宰相入議申錫免死貶開州
玄亮為右散騎
常侍大和中宰相宋申錫為鄭注所構獄自內起京師震具玄亮首
諫官詣延英請對與帝往復數百言帝初不許其諫欲寘申錫
於法玄亮泣奏曰孟軻有言衆人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
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方寘於法今至聖之人
殺一凡庶尚須合於典法况無辜殺一宰相乎臣為陛下惜天
下法寔不為申錫言其反狀嗚咽帝為感寤玄亮繇此名重朝
廷以疾求為外任宰相以弘農遂其所請其卒中外歎息

王質為諫議大夫大和中王守澄構陷宰相宋申錫文宗怒欲
加極法質與常侍崔玄亮雨泣切諫請付外推申錫方從輕典
質為中人側目執政出為魏州刺史

蔣係為右補闕大和五年七月富平縣有賊李才名隸右神策
軍家富強橫因事強搆鄉人所至及墓松柏躬殺之法寺斷以
殺人論文宗以中人所庇特原其死付京兆府決春杖二十流
靈州於是係等上䟽切諫以李才所坐合處死䟽寢不報益決
御史李仲郢奏伏以聖王作憲殺人有必死之令聖帝在上當

官無壞法之臣今李才犯殺之科愚臣備監決之任也則不死是亂典章事雖甚微豈敢曠職以其李才未敢行決奉勅並准今年五月二十日勅處分監決御史蕭傑又上表論李才合死尋有勅下京兆府行決便流不必御史監決李才竟以不死論魏謩為右拾遺大和中前邕管輕畧使董昌齡枉殺錄事參軍衛方厚坐貶叙州司戶至是量移州碭刺史謩上疏論之曰王者施渙汗之息以赦有罪唯故意殺人無赦昌齡比者錄以微效愛之方殷不能祇堪寵光恣其狂暴無事專殺事跡顯彰妻孥銜冤万里披靡及按鞠伏罪貸以微生中外議論以為屈法今若授之牧守以理度之則殺人者拔擢而寃苦者何伸交系憲章有乖至理疏奏乃改幽州別駕

教坊副使雲朝霞善吹笛新聲變律深愜上旨自作驍衛將軍宣授兼楊府司馬宰臣奏楊府司馬品高即官刺史迭處不可授伶官帝意欲授之因宰相對亟稱朝霞之善謩聞之累疏陳論乃改授潤州司馬開成初文宗命於右軍宣取李孝本女子二人入內孝本皇族為御史中丞以罪受誅帝知之取置左右謩上疏諫曰臣聞治國治家者必資於德義德義不修則國家必壞故王者以德服人以義使人服使之術其在修身之道故夫一失百虧之戒存乎久要之涼故前王遺言曰勿以小惡而為之勿以小善而不為斯則懼於漸也臣又聞君如日有顯晦之微人皆仰照臨之大何以掩蔽是以前哲設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本貴日新其德日聞其過也陛下自即位以來誕敷文德

不悅聲色出後宮之怨婦匹在外之鰥夫泊今十年絕其採納
大雅既作淫風不行則上超三皇次出五帝凡百相賀何王比
隆斯實天下之幸甚也臣竊觀近自一兩月已來天睽稍迴留
神妓樂至於教坊二百人選誠未已莊宅司收市壘壘有聞昨
又宣取李孝本次女一人遽將入內宗姓不異寵幸何名如此
之事皆不甚益有虧一實臣竊惟陛下九重之內不得聞之凡
此之流大生物論實將乖理道之本徒起臣穢之嫌夫欲不知
勿若不為故曰止寒莫若重裘止謗莫如自修伏惟陛下詔監
不惑彌抑將來絕其漸門使無怨欲崇千載盛德去一旦之翫
好教坊停息本女遺還則大正人倫之風深弘王者之體昔漢
光武坐側設列女屏風時宋弘正色諫曰未有好德如好色者
光武因為徹之謂弘曰聞義有改可乎弘曰陛下進德臣不勝
其喜前史以為美言令陛下柰何不思宋弘之諫而欲居光武
之下乎臣切不願也職當規諫敢盡血誠伏地叩頭昧死陳達
疏奏上遂出孝本之女

高元裕為御史中丞時開成四年左神策軍護軍中尉仇士良
奏得百姓趙論狀告造妖賊賀闌進興并徒黨五十九人妄說
禍福附會議書欲謀大逆軍司追補推勘各得伏款文宗慮寬
濫召於宣和殿親自鞫問然付軍司令於東市狗春嶺集衆斬
決元裕上疏其畧曰伏以左神策軍所推妖囚訪聞其徒結黨
聚衆恣為兇狡合就嚴刑臣亦科軍中推窮必得情實然獄宜
公共刑貴正名令刑部大理皆是陛下掌獄之官都下周知便

成其三尺之法無所憑依伏乞以元惡三人付理寺重加覆問
若無同異便正刑書則凡在中外皆知事歸有司不廢彝典彰
陛下慎刑之意快兆人衆棄之心臣忝風憲得議刑政事關國
躰不敢不論疏入未報起居舍人魏謩上疏曰臣伏聞傳說宮
中捕捉造妖徒黨在外人情汹汹深所不安恐涉誣誤之嫌或
由愛憎而起况事出軍鎮未經臺府咸懷斯懼遁不保生滋蔓
儻深為患不小今切在早去枝葉不遺蔓延如事軍人即委軍
中推勘如名該百姓宜從府縣鞫 異各盡情免稱寃死臣伏
以當今聖代不宜有陷平人如罪狀昭然始可從法其問輕重
須有等差臣竊知陛下近對法官必將訪獄臣伏想此際官吏
豈能直言如能直即背戴胃之守職也且獄不在有司推劾法
官亦焉得細知伏以陛下愛育生靈不使一物失所此則閔刑
戮不可輕易處直臣深慮旦夕詔下忽有寃人既當發生之時
切在審令詳覆成陛下好生之德與前恤刑之心伏請重勅法
司再令踈理豈惟全其大體異不紊於刑章疏奏止遽降中使
宣且停斬決詔軍司所推鞫妖賊賀蘭進興等五十九人再令
宰司詳覆推狀款驗節目並無參差緣是妖逆之徒不同尋常
刑獄便令裁斷異免停留令高元裕及魏謩等論奏請付法司
覆問重慎刑碎與衆弃之斯亦舊章雅當依允其妖賊徒黨除
白身及官健四人依前軍中及伏內推勘餘並宜付御史臺重
覆限三日內聞奏翌日臺司奏差侍御史王初重與軍中所申
為差遂依前勅處置先是藍田縣百姓賀蘭進興聚集卽村百

姓為念佛會因之妄有妖語軍鎮捕捉橫及無辜以要其資者多自至証及付臺之後皆望有所申明然而推官法攝迎風聽從不敢異同人皆惜之

常力仁為諫議夫開成三年閤內奏曰臣伏見軍家捉錢事侵府縣軍司與府縣各有區別今富商大賈名隸軍司着一紫衫府縣莫制當陛下至聖至明之時不宜有此禁軍是陛下衛士警夜巡晝以補不虞不合攪擾百姓以干法理伏乞陛下戒勅統師令各歸其分則人情獲安天下幸甚帝問宰臣等奏曰凡論事須當力行所言乃欲生事帝曰蓋論名分耳李曰軍家所出榜是自捉軍人百姓即府縣自捉此無乖名分正當廷論此亦似近名然諫官論事不合恠之

劉蛻咸通四年為左拾遺時有詔以長安縣集賢校理令孤漚為左拾遺蛻進疏曰臣伏見新除左拾遺令孤高天中之時其父執政專家之子弟之法布衣干公相之權瘡痍者莫匪浮憎進拔者悉皆有謂凡四方節鎮價同交關三署官司精專與奪潛行遊宴頗雜倡優鼓扇輕浮以為朋黨籌謀日夜聚蚊如雷變化施張赤池成海天下側足有識寒心竊以官列諫垣號為供奉縱遺人同刻覲則職貴存羊夫陷父之義居家不為孝子事君之後見利豈為忠臣伏惟陛下敦崇教化懲艾澆漓凡曰名器不當猥濫事之可惜躰難盡言臣於瀉家本無嫌譽於陛下則是職司謀其身則身輕舉其職則職重不然臣何故結冤權豪之族輕踐危亡之機白日所臨亦成可見况物口脂賦

近則汚人官若薰猶固難同器誓以愚見義不育千冒聖聰乞
迴成命起居郎張雲奏疏曰臣微見今月十五日勅除長安縣
尉集校理令孤瀉充左拾遺者瀉頃籍父威不修子道干權黷
貨有口皆知據其輿誦之所咨嗟宜於霜憲之所破碎豈可令
捧近日月飛翔雲天此則有罪而反榮是乃無故而可驚也伏
惟陛下以獻文繼伐孝德承祧臨天下以至明示天下以至信
有善必勸有惡必懲分別昭彰使人不惑也今瀉為諫臣是惡
人得權善人必疑矣陛下何以執信行令使万方從化乎瀉府
衣如雷干弄朱先穿綠穴鼠之墉以欺其富出入吞舟之網不
畏於人至於朝廷命官公然記託不分毀最無取賢愚且擁富
貲即為進第遂使堯官三載黜陟有繫於金錢孔教四科取捨
或由於令色且令孤網進用李琢首亂南方賊罪流聞遠近昭
著使下土兵戈徵歛未有已時而安南舉為凝血矣陛下每臨
朝聽政聞及南事或至淹泣未曾離心上欲收復土疆次則誠
勵臣下琢頃以典辟賊穢廷臣曾有論封令孤絢比竟用之由
瀉有納賄故也李琢之罪既正刑書則舉以致戎是誰之過此
乃目前可驗天下知臣豈苟緣愛憎妄有論列瀉為人子陷父
為惡豈堪鳴玉曳組為陛下諫臣乎陛下必有欲推寧僭之恩
以寵於瀉豈不念萬方赤子流離死亡豈不念州郡徵歛生人
受弊豈不念蔡襲酷沒豈不念國計空虛凡此數條盡瀉之由
也臣頃事先朝任太常博士以瀉專恣威福勢傾朝廷大中十
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已進密疏直啓九重先常且務旬令微臣

亦蒙全宥幸得腰領獲事聖朝臣今若顧惜微軀寢而不寤是
臣不以事先帝之心事陛下也生則罪重死有餘辜但獲上聞
聖聰一悟睿旨雖常鼎鑊亦所甘伏望改授瀉一官以息群
議疏奏不報雲又上疏曰臣昨以令狐瀉負議聖明脫身踈網
因緣借祿抗奏上論伏自疏奏以來二十餘日未奉明詔異議
喧然臣孤立自持當此大位忽恐事生不測先其臣身則一去
帝城千里吞恨將來拜疏何得聞知臣今再敢上聞者但以勢
不可默也瀉之取錢豈令臣見臣只以貪僭之舉布在人間難
掩傳聞即有論列先朝猷疏已具指陳迹緣此子竊父威權為
過不少而外人言論上聞於天所以先帝不加重責於微臣以
言之無罪不然令狐瀉外倚家門之權內連鄭顥之寵臣尋粉
碎於先朝矣今日豈得全生更為陛下明言乎令狐絢為先帝
權柄大臣獨擅息澤職當調護國本訐謨皇家陛下房宮天宗
躬為長子先帝親觀憲讓目覩溫文大中十年十月八日勅右
諫議大夫豆盧藉刑部郎中李鄴並以本官充夔王已下侍讀
此令狐縑交連帝戚位冠罪台端坐中書作何行李陛下受天
昭命群臣定策宮禁之事則以不知但欲冊夔王便可知絢臣
節况濫舉李琢致其毒流生人使先帝貽厥之謀不共其陛下
好生之德未免憂勤絢只合辭榮乞骸席藁請罰何顏更令不
孝之子濫求官榮大躰既乖人情實憤李琢本無吏道唯有貪
名瀉既身控人言琢官實由賄得絢援自群小分符交州琢果
大津兇殘處置杜存誠父子取怨溪洞闔境亂離其坐罪貶官

田原元龜
絢猶專為掩覆依前要用更與壽州蕭傲駁議既行李瑛罪伏
轉驗瑒不自省澄指斥王廷按獄司窮重重貶削分務未久又
除宋州直至絢罷相權瑒始廢居東格無私宰物當如是乎若
今狐絢以瑒一時敏辯似有公才用瑒如或不知在絢未為有
過豈李瑒前僭未塞後惡乃彰知是罪人橫身庇護則絢之舉
吏自與心違漉之取錢何須眼見衆口紛紜號為白衣宰相朝
廷設進士之科本求才彥鎮其濫屬自宰臣陛下御極之初
大臣儀刑百辟豈為絢言出鎮漉便策名放榜宣麻相去二十
三日絢既公然進狀請試春官漉則元在京都未經舉接進明
言拔解傍若無人漉為宰臣之子不患無位且合檢身慎行且
成父業有何急切如此攫拏使天下孤寒人人怨嘆謂之無解
其第實則有耳不懼人言一至於此臣若悉書漉過方整南山
之竹恐未盡也臣家唯有童稚更無兄弟自傷側足單居但思
引領獲罪令狐絢身榮正相位冠通侯十年桃李之雨露葉公
之貴台照能生物怒可移山臣子豈無常人之情有何苦切頻
將單脫微蔑之軀與強家立怨立敵自取傾危也直臣曾將漉
事上聞先朝漉出網羅偶遭清憲更欲玷黷皇化參侍玉墀人
懷怒心莫敢指斥是欲臣大中威復行之於舜日也獨臣將繼
是事豈得逡巡止可碎身權豪之門不可負陛下設官分職况
絢有紕政亦何阻直言以其前章猶未明切聞漉黨欲謀害臣
恐不及繼言便至貶降臣又思令狐絢負先帝之事陛下不知
誤我聖明由臣惟怯今再得指陳漉事啓達聰明臣於妻官業

已無所愛惜矣用舍之宜一俟聖裁

後唐趙都為左拾遺同光二年二月上疏云無以有威以自大無以足兵以自安無以竒技悅情無以淫聲惑志非社稷之功乞不加於厚賞非股肱之力凡不近於凝旒審內帑之豐虛削無明之經費左右虜卑者乞見之有節伶倫濫吹者乞減於盈庭至於畋馳騁之娛蹴躡飛馳之樂伏乞寶於大位戒以奔車疏奏不報

薛昭文為右諫議大夫同光二年五月上疏陳十事曰臣聞夏德未衰未顯中興之運漢儀重觀果成反正之功稽其上代帝王前朝基業未有不中罹屯否間有凶災是資明聖之謀更廓靈長之祚伏惟昭文眷武王德光孝皇帝陛下繼漢大室繕禹鴻名興牧野之師功如拔竹拔朝歌之壘痰若建瓴俄平國家之讎太刷人祗之憤皇遠振睿德遐敷自陛下應天順人奄有諸夏九州欣戴万国樂推紀混一於車書方大定於區宇藩服靡不如貢戎夷靡不來庭銳旅推師無敵於當代謀臣猛將有備於中原然則尚有膏悖之徒竊據於迷翰遇迷之輩憑恃於江山雖聞尚化歸明猶敢改元僭號在陛下武功天縱百越不得不在陛下文德日新三苗不慮不格夫人乃邦之本兵者國之器要在安其人而固其本訓其兵而利其器國富兵強家給人足臣有管窺十條謹錄奏聞伏乞俯賜迴覽其一曰陛下復聖唐之運祚雪先帝之仇讎式狄尚解懷柔藩服豈敢拒命而今數處僭偽之地尚未悛心料此克狂必自覆滅臣請陛下

明宣睿筭大振天威秣馬耀兵亦不指名去處且為討逆代叛
之計則狡妄之輩饕餮之徒聞我大國萬旅雲屯六國雷動如
此昏迷之黨不俟赫斯之怒經略之謀彼如劔衽而朝望風而
潰自願納款歸國矣斯必有狂之道也其一曰臣伏見隨來兵
士久經戰伐咸著勤勞計忠勇以難儔尚貧乏而未濟雖陛下
告成郊之後大行賞給之恩然而或未優豐尚多覬望非不知
国力尚闕天府未充臣又聞自古皇王建基業撫軍戎未有不
損玉帛輕財室以餌於戰之士是故前代撥亂之君以此皆留
意也今以諸道上供踐物進納不時遂致朝廷薄於犒散稍為
經度以濟急須近者藩臣貢奉慶賀財帛及南郊或經費羨有
物色等伏請且據帑藏更加頒賚先隨駕兵師宴犒伐潞州將
健也其三曰臣竊見河南兵不為少亦是先在偽送備經訓練
頗聞精銳皆堪征伐自陛下平定汴州以來尋曾選棟或聞諸
道分臂之時未堪精細或有勇悍者放還田里或有懦弱者留
在軍都當差發征行則逃避諸虜以此散失其數寔繁請宣示
租庸司先管兵帳所司子細磨勘向未所係數額多少無取近
年諸道所申逃背名帳較量比舊額 剩即知元數減耗臣聞
伏軍伍者以豐財為務以重賞為先其河南道先管兵士伏慮
三數處僭號不臣之地以厚利誘之歲月滋深耗盡必甚請陛
下詔勅令在京及諸道常加點齷安撫兼勸給其衣糧務令得
所仍乞嚴勅邊界要害津鎮寅夜鈐轄無令透漏兼先有放歸
農畝者亦請指揮州縣鎮鋪點檢姓名常知所在或緩急追呼

稍有前都者請罪本處軍吏節級等庶耕耨不墮征伐有再儻
陛下納臣所奏則不臣之人知國家訓戎講武繕甲治兵彼之
兇徒必懷懾懼則旦夕相率有臣事本朝之計脫使賞給不充
撫養不至非唯士卒生却掠之心柳以部伍遁逃之者必多投
逆臣之境更資悖慢之性也其四曰臣竊見諸道百姓皆陛下
赤子爰自比年以偽庭徭役頗仍租賦繁重饋輓不已疲弊更
深既不聊生率多逋竄雖有德珍恤未聞時降招攜亦請宜取
租庸司應河南先在偽廷戶口文帳磨勘從前多少數目廉勘
諸道所申近年見管及流亡戶口即知人物增減此則慮僭偽
之處多方招誘伏乞特降優詔委所在觀察使刺史官吏已下
設法撫綏事件無損於官有益於人者仰二條貫申奏仍請下
中書量其利便並許施行本分稅租稍令假借誰雜料僭特於
減苛以俵撫俗安民與邦固本之道也其五曰本朝至德正年
平錄山之後復京洛之初無革之餘生聚凋瘵屢降息詔撫恤
生靈仍遣使臣訪問閣令陛下詞守鴻業光啟雄圖故事前規
可敬而行之伏請每年准舊事出郎官御史中良廉潔明瀚堪
充使者令散往諸道採訪賢良撫問疾苦務安兆庶以極疲民
也其六日竊以偽徒僭號俄逾一紀連年徵剝繫日科徭士不
聊生人不堪命生聚塗炭戶口流亡河南之民皆企踵側身日
望陛下復我唐之鴻基慰兆民之疾痛今陛下弔民伐罪新有
中原所宜簡省斧斤未欲增修宮室昔漢文帝將起露臺計百
金之費且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有先人宮室何事臺為遂

罷天下聞之。乃古稱漢文之儉德也。臣竊以陛下以慈愛為心，以孝理為念，聖德日新，又何讓於漢文矣。伏惟陛下慕唐堯土階茅茨之風，追大禹卑宮之規，停土木之工，正宮構之役。斯則臣下欣悅，億兆敬謠，自可追踪唐堯夏禹漢文之至化也。其七日臣聞漢祖初入咸陽，令蕭何收秦之圖籍及高祖神堯皇帝平定關中，亦允收隋室群書，仍聞歲降使天下搜訪。其後盈溢於石渠東觀，充滿於秘閣蘭臺。以是兩漢之時，詩書之盛與三代同風也。自貞觀開元之後，文武煥然，所至同風，可謂超冠于三代也。今陛下嗣周景祚，紹禹靈圖，眷藻日新，聖文天授，崇文允武，咸五登三，將帙愜戢之規，在廣訪搜之道。伏請降使采訪天下圖書，以示武王愜平虞舜舞于致大平于永遠也。其八日臣聞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况河洛之名都，帝王之丕宅，為萬國輻湊之地。乃四方表則之邦，若不廣闢康莊，何以壯觀輦轂，自喪亂已來，兵火之後，九衢荒廢，但長荆榛，廣陌蕭條，唯滋蔓衍。今陛下富有四海，作宅神都，當六龍遊預之時，是万方朝聘之日，洛陽大道所宜法於前規，鼎色長衢，豈可隳於旧制。其都城六街，請下河南府及左右金吾，仰仍舊規，一依古制，分擘廣狹步數，不得縱任居人，侵占俾朝會之地，免有湫隘之弊也。其九日臣伏見諸司行事官或歷任分明，而選限尚遠，或出身無過，而入仕無門。陛下應千年之運，建一統之功，謂聖日照臨幽顯，遐荒僻陋，皆親褰足，迢遞而來，冀郊煙之時，希求息澤。今所司磨勘駁放，十分去其九分，訪問住京日多，客舍窮悴，其見在未

出京者伏乞降宣睿旨稍賜慰安或有租勘任使者臣乞委銓
司量才注擬不堪收擢者亦聊錫資財以濟啼路所以閔職勞
而示君德也其十日請戒牧馬務履踐京畿百姓苗家請於隙
地置牧馬傷伏望陛下察臣忠懃納臣短見俾令遐迩知大君
撥亂之功是使黔黎荷聖王無私之德也疏奏不報蕭項為右
補闕時國步艱難連師徭強年多奏請欲立家廟於本鎮項上
章論奏乃止

張憲為東京副留守同光三年春莊宗幸鄴時易定王都未朝
晏於行宮將繫鞠宗行即位之禮卜鞠塲吉因築壇於其間至
是詔毀之憲奏曰即位壇是陛下際接天神受命之所自風燥
雨濡之外不可輒毀亦不可修魏繁陽之壇漢汜水之埧到今

猶有兆象存而不毀古之道也即命治之於宮西數日未成會
憲以公事護請竟毀即位壇

駱鵬舉馬度支員外郎同光四年上疏請節聲樂薄滋味崇儉
約斷刑勢影庇富戶納倉儲去加耗每歲青苗鹽錢雜稅等錢
不紐配條錢陌無闕召人耕曠士免三年地租使觀風察俗勅
旨以斷刑勢影庇納倉稅物加耗等從之

李詳為左神闕長興二年十月上疏曰臣聞天地之道以簡易
示人鬼神之精以禍福為務王者祥瑞至而不喜災異見而輒
驚罔不寅畏上玄思答謹告臣聞北京地震日數稍多臣曾覽
國書伏見高宗時晉州地震上謂群臣曰朕政教不明使晉州
屢有震動邪侍中張行成對曰天陽也地陽也陽象君陰象臣

君宜動轉臣宜安靜今晉州地震彌旬不休將恐女謁傳爭臣
下陰謀且晉州陛下本封今地震焉尤彰其應伏願深思遠慮
以杜未萌又開元中秦州地震尋差官宣慰又降使致祭山川
所損之家委隨事制宜奏聞伏惟陛下統臨万国于今六年猛
數震於帝鄉理合思於誠勉伏思陛下統臨万国于今六年猛
將如雲銳師如虎出無不捷叛無不擒歲稔時豐人安俗阜實
慮天意恐陛下忘創業艱難之時有功成矜滿之欲陛下有始
有卒於兢兢業業也今伏望聖慈特委親信兼選勲賢且往北
京慰安密令巡察問疾苦於黎庶俾議蠲除備祭祀於山川各
如虔禱然後乞陛下鑒前朝得喪之本採歷代聖哲之規近君
子而遠小人任賢勿貳杜近言而求讜議擇善而從崇不諱之
風罷不急之務則景公修德熒惑退舍以為祥太戊小心桑穀
生朝而何害自然妖不勝德所謂弘之在人褒永之於無疆遐
邇長歸於有道帝甚嘉之

康澄為大理少卿長興三年上疏曰臣聞安危得失治亂興亡
誠不繫於天時固匪由於地利童謠非禍福之本祚祥豈隆替
之源故雖雉昇鼎而桑穀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神馬長嘶而
玉龜告兆不能延晉祚之長是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
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
山摧川涸不足懼蟲賊傷稼不足懼此不懼者五也賢者藏匿
深可畏四人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
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幾聞深可畏此深可畏者六也伏惟陛

下尊臨南國奄有八紘蕩三季之澆風振百王之舊典設日料而羅俊彥提五柄而御英雄所以不軌不物之徒咸思革面無礼無義之軍相率悛心然而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忒加以崇三綱五常之教敷六府三事之教則鴻基與五嶽爭高盛德共盤石永固優詔獎之澄言可畏六事實中當時之病識者許之

晉何澤初仕後唐同光中為洛陽令澤以莊宗出獵屢踐民田澤屏其從者伏於叢中截馬諫曰陛下急征暴斂民不堪命今稼穡將登而從騎耗暴如是使官吏何以集征賦臣請賜死於此以悟陛下莊宗慰而遣之尋遷倉部郎中

李知損為刑部員外郎天福二年十月上言臣近自補作闕擢為員外守刑法之司非諫諍之任雖越取干議典職固所不容而為臣事君聞見宜其無隱臣昨晚於相國寺內忽都聚衆殺病瘦馬或說奉旨宣賜臣愚昧所見竊有感傷大凡天下耕牛不可宰殺所有犯者罪在無赦國家切於禁坊蓋以力耕為用今之瘦馬仰有前勞是皆久歷戰征備經辛苦以致筋盡踈毛飲吃細微振奮莫能廢措及此當於佛寺聚備軍人以布巾蒙具頭大鑷鎚其腦及剗剝之際為觀者所傷方今未銷兵軍非厭馬木曜方臨於鄭分鑾輿暫幸於梁園誠於迴賜與之恩亦憫復之旨矧復京師之內不同營塞之中况軍人米糧無所乏闕病馬肌肉不濟烹炮伏望明勅所司應有病馬散在宣賜要者任更餵養顯示不殺之恩念羸牛之力耕猶存合式恤老馬

之若戰願立新規臣謬列清朝無補聖運苟有所見合具二聞
帝嘉而納之錫以束帛

薛融為左議大夫天福三年六月上疏曰臣近觀河南留守高
行周狀奏修大內事以大廈况成鷲雀尚有相賀皇居是葺臣
子豈不同懽然則時方屬於多虞事宜停於不急臣聞帝堯古
之聖君也其所居室宮則茅茨不剪土階三尺漢文帝古之聖
主也欲造露臺以費百金尋罷其役莫不道光圖藉德冠古今
為千載之美談作百王之懿範况漢文承三代之基業御一統
之寰區百姓富饒四方寧謐金帛盈於帑藏粟麥盈於囷倉尚
惜其財不從其欲今洛陽宮殿雖有光遭焚毀其所存者猶且
彌廣於帝堯之茅茨而又重修有營其所貴者豈不多於漢文

之臺榭伏自陛下臨華夏再歷寒暄聖猶雖契於上玄皇化
未覃於遐徼復又鄴城殘歷歲逋誅黎民猶困於轉輸將士頻
勞於攻討庫藏虛竭支費殷繁此則是陛下宵衣旰食之時非
陛下營造宮室之日且百姓是陛下之赤子也陛下是百姓之
慈父也子既有疾父寧不憂今則天下黎民莫非瘦弊天下州
縣靡不凋殘加以率歛頻仍徭役重疊尤宜撫恤俾遂蘇舒勿
謂愚而可輕賤而可弃古人有言民猶水也君猶舟也水所以
載舟亦所以覆舟可不畏乎兼自去年正月己未陰陽繼虧星
曜失度此正上天垂象使陛下修德節歛之時也固合修德以
應之向使百姓安寧則陛下雖當櫛風沐雨未以為苦也若使
兆民愁苦則陛下雖處瑤臺瓊室豈可為安乎伏願陛下褰帝

堯之舊風繼漢文之餘烈且停工役免費資財候衆海之音寧
或修營之未晚則天下幸甚百姓辛甚勅日薛融官居諫署志
奉皇圖特貢忠言備彰直道在觀臣節深契朕懷其洛京大內
先令葺修今宜停罷

鄭受益為右諫議大夫天福七年夏以原張彥澤殺害書記張
或恣為不道受益上章請行國典旬日不報又上疏曰臣自貢
封事已及九日未聞施行實深激疑惧且臣家在晉昌備知蹤
跡彥澤在涇州殺式之後至故雍復害將軍楊洪一如式之屠
割此方乃是陛下去年送張式之後令彥澤屠戮致今春楊洪
又遭此苦中外觀者痛入骨髓陛下聞之情無愍復伏自陛下
臨御以來万方咸歌仁聖一何乖爽大點皇猷又彥澤在涇州

日擅將甲兵討伐蕃部尋皆陷歿靡有孑遺乃行酷害之令括
為允墳舊數奪取婦女率掠金帛從順者包羞免禍違阻者飲
恨被誅遠者近聞王周交代條件上聞允有濫訛應在其內今
陛下略無所問臣實不平沮王周守法奉公黨彥澤殺人害物
臣竊慮此後諸侯倣作好事者少繼為惡事者多蓋陛下喜怒
不分賞罰有濫既無黜陟之法更退賢良之心今外議沸騰皆
言陛下廣受彥澤進猷許行非法之事况在部括馬將及萬蹄
到闕猷誠止滿百疋臣痛恨此賊者致陛下招此惡名故也是
敢繼犯宸嚴再具論列必乞速行法令免致天下咨嗟臣又觀
陛下前月十八日特降勅命週五日一度內殿起居許臣僚具
所見事實封文奏其間勅語曰恐一物失所以百姓為心可謂

田元龜
憂民疾痛者矣今臣所論奏彥澤蓋為涇州一方陛下詔置未
乾自違其旨如水投石不動聖心臣竊慮姦邪潛謀罔惑致其
明聖有此二三僚何陛下不與執政之臣商量而德庸愚之輩
掩敵伏以宰臣馮道以下皆忠貞直性輔弼當位久居調鼎之
權上贊垂衣之理而况神趨於陛下日覩龍顏每於造膝之時
必竭沃心之奏伏乞宣示前後所貢二狀令對御坐子細詳讀
若臣所論彥澤奴事謬妄不愜即乞便降朝典令天下知彥澤
無罪諫臣妾有諍嫌明論陛下無朝令夕改之謗臣職忝諫諍
理合抗論不避嚴誅希迴莫斷

漢李欽明為司勳員外郎乾祐二年冬上言伏見天下戶民大
半家貧產薄征賦之外差配尤繁豈宜寒耕熟耨之人供游手
惰農之輩且近以檢苗外縣遍歷鄉村緇侶聚居精舍輝赫每
不下二十餘處求化齋糧不勝飽飫寺家耕種又免征租臣竊
知淮南不度且不滋醫卜已六十年矣兼不許外求者入境此
輩蠹耗幸我國困民窮古語云一夫不耕一婦不織有受飢寒
者即自聖化之內且約十萬僧且每人日米升十萬日費二千
石以日繫月其數可知每人春冬服裝除綾羅紗縠外一僧歲
中酒絹五匹綿五十兩十萬僧計絹四五十萬綿五百萬此輩
不耕不農皆出於蚕織無俾至化實數大猷臣以為聚僧不如
聚兵僧富不如民富昔秦皇帝并吞七國虎視天下以兵多民
富故也僧何預焉經曰聖人在上國無幸民之多幸國之不幸
臣常三復此言為之扼腕

周劉皞初任後唐為駕部員外郎知雜事上言曰藩侯郡牧伏越分付繫千里之慘舒行一方之威福自古選任須要賢明近代統臨為酬勲績將邦域之生聚展將領之人情識分附正營私黷貨者嚴刑廣取諸頭剝削多膽爪牙自廣巢已來偽梁之後公署例皆隳壞編戶悉是凋殘若或不近邊陲不屯師旅無城郭郡邑非控扼藩垣試任兼能且權葺理逐年屬州錢物每季甲省區分支遣有餘罄竭供追府軍漸足黎庶稍蘇縱有過愆亦可懲責言雖鄙近伏望賜行疏留中不出

李元懿前為北海令廣順二年投壓獻六事其一臣為北海令時夏秋苗上每畝麻農具等錢省司元定錢十六及劉銖到任每畝上加四十五每頃配柴五圍炭三秤省條之外刑立使限

徵臣竊聞諸道亦有如劉釗配虜望今禁止其二臣任時奉劉銖文字放慈三兩兩配織絹五千匹管內七縣大抵如是及徵收在賦稅之前督責抑凌徭役戶民多造店宅碾磴典庫請朝廷指許人論告差軍人百姓五工以上出放物至匹斤以坐贓論自然止絕其三臣在任時見劉銖擅弄國章便行決配凡罪人或刺面填都或決配沙門島大凡配流加役是朝廷格律令後更請以不道論其四臣見諸處商稅有越常規乃至草木出魚無不取稅率即今而姪儻從主張便行枷棒作事非法有紊國章今後請三司差諸人持止絕斯弊其五臣伏見晉朝曾配百姓食鹽錢每項配鹽二十斤納錢五十五數足然後許百姓私賣煎造自後鹽鐵使指以贍軍為名禁斷鹽法苗畝所配不

放納稅錢物重徵生靈不易今逢理代宜有改更使人口淡食者多其主耀職員又入沙石消鹵殘半令後如國家立法糴鹽乞放却苗上率配稍撫蒸民以安國本其六臣見魏法一條最未中理多與州縣民歲定課利至於酤酢賣糟為弊尤甚臣請州府權酒戶鄉村不禁許令私造依明宗朝所行稅戶每畝納魏錢三則酒酢之流民得使用使雖不行人以為切

魏厲顯德元年十月為侍御史知雜事上言曰竊見潁州為天清節放見禁罪人伏以祝萬壽之延洪但要齊心潔懇臨一州之生聚當思共理分憂且見禁罪人或干格法或因却盜或是爭論各有科條須分曲直若負罪者獲免即啣寃者莫伸此時不有發明諸處便成流列直恐每逢慶節擅放縲徒豈止惠奸深為長惡望行正絕免
茶章程從之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四十八

諫諍部 二十六

強諫 遺諫

左氏之述強諫謂其有愛君之心蓋以其忠烟內發事機外迫竭誠盡志將以紓患而安國之可褒也漢氏而下乃有秉節剛毅立志敦篤均邦家之休戚叅帷幄之議論或政治有失舉措失順事苛級旅之危福同發矢之速則乃批鱗貢說犯顏進諫以至憤發而色變感激而涕流排宮門之闥攬路馬之轡以軼車拔刃斷鞅伏閣不起引車裾以隨露髮與觀而扣馬免冠跣以自効觸暴怒而周憚擯九死而無悔至或疏賤之列非當言責之任亦有能奮一朝之命而規人主之失者焉雖復仰九

之迹五諫非尚乎詆訐范審之著論以兵諫為非然而原其誠心出於忠厚上思以成君之德下冀以救時之失嫉惡將以利國愛賢懼乎濫罪區區之意豈有他哉在人主容之而已

漢周昌高帝特為御史大夫嘗燕人奏事燕謂安閑之君也高帝方擁

威姬擁抱也昌還走高帝遂得騎昌項上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

曰陛下即桀紂也於是帝笑之然猶憚昌及帝以留侯欲廢大

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帝以留侯策止

而昌庭爭之強帝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

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不奉詔帝欣然而笑即

罷之罷之樊噲曾為舞陽侯高帝常病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群

臣群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闥宮中大臣隨之

帝獨枕一官者卧噲等見帝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

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

不見臣等計事願獨與一臣者卧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

乎高帝笑而起

袁盎為中郎將為從文帝幸霸陵帝與西馳下峻阪盎攬轡

攬與帝曰將軍怯邪盎言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言當人之子則自愛也垂當謂坐堂

外邊恐百金之子不騎衡騎謂跨之也衡樓殿邊欄楮也聖主不乘不微幸今陛

下騁六龍六馬之疾者飛之不測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大

后何帝乃止

薛廣德為御史大夫成帝耐祭宗廟出便門與御樓船廣下

薛廣德為御史大夫成帝耐祭宗廟出便門與御樓船廣下

當乘輿車免冠頃者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德

臣臣自刎以血污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帝不說言見死傷不得入廟詞也光

祿大夫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從橋安從船危聖主不乘危御

史大夫言可聽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仍從橋未雲為槐里令

坐法春為城旦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

雲上書求見卿在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輔主下亡以益民

皆尸位素餐尸主也素空也德不稱官空任其事但主其位而已素常殮祿亡讀曰無孔子所謂鄙

夫不可以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上方斬馬劍

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利可斬馬也帝問誰也對曰安

昌侯禹帝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

雲下雲手攀殿檻折呼料也皆火故反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

矣未知聖朝何如其御史蔣雲去於是佐將軍辛慶忌免冠解

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直於世使其言是當從其諫其

言非故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帝意後然後得

已及後當治檻帝曰勿而易輯之以旌直臣

後漢曰屠剛光武時為尚書令帝嘗於出遊剛以隴蜀未

平不宜晏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劔與輪帝遂為止劔謂以頭杖車

也輪郭憲字子橫為光祿勳車駕西征隗囂憲諫天下初定車駕

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斷車鞅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

兵起乃回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子言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

乃召百寮廷議憲以為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不合乃伏地稱

眩昏不復言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聞關東觥觥

月年九局

郭子橫竟不虛也憲遂以病辭退卒於家魏辛毗為侍中文帝
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群司以為不可而
帝意甚盛毗以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
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
誠以為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
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
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恕臣帝不答起入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
衣不還又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
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

吳徒既失張昭為綏遠將軍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醉使人
以水灑群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
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為共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
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
也權默有慙色罷酒

後魏古弼為尚書令時上谷民上書言死囚過度民無田業減
太半以賜貧人弼覽見之入欲臣奏遇太武與給事中劉樹碁
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間乃起於大武前捧樹頭
掣下床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治宴安之罪大武
失色放碁曰不聽奏事寔在朕躬樹何罪治之弼具狀以聞
大武奇弼公直皆可所奏弼曰為臣而逞其忠於君前者非無
罪也乃指公車免冠徒跣自袷請罪大武遣使者召之及至大
武曰卿其冠履吾聞築社之役蹇屨而築之瑞冕而事之神其

之福然則卿何有罪自今以後苟利社稷益國便民者雖復顛沛造次卿則為之無所顧也

北齊李集為典御丞文宣帝肆行淫暴凡所殺害多令支解集面諫帝比於桀紂帝令縛置流中沈沒久之復令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向來彌不及矣帝又令沉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漢方知龍逢比干非是後物遂解放又比引如見似有所陳帝令搏出斬後周張衡為大學士武帝居太后憂於左右出獵衡露髮輿襯扣馬切諫帝嘉焉擢拜漢王侍讀

隋劉行本為黃門侍郎高祖嘗怒一郎於殿前答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陛下少寬假之帝不顧行本於是正當帝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臣左右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以明國法豈得輕臣而不顧也臣所言非私目置笏於地而退帝改容謝遂原所答者

蘇威為納高祖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問進見不納帝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帝前去不辟之而出威又遮之帝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無憂矣

趙綽為大理少卿時大理掌固來曠告綽濫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驗初無阿居帝又怒曠命斬之綽因爭以為曠不合死帝乃拂衣入閣綽又矯言臣更不理曠自有他事未及奏聞帝又引入閣綽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為大理少卿不能制馭掌固使曠獨挂天刑死罪一也囚不合死而臣不能死爭死罪一

也臣本無他事而妄言求入死罪三也帝解顏會文獻皇后正坐命賜綽一金盃飲酒訖并以盃賜之曠因免死配曠州

唐袁高為給事中盧杞為相以姦貶坊州長史貞元元年德宗詔移杞為饒州刺史高宿直不肯草制宰相劉從等改命舍人為之及詔出高執之不下自丁巳至戊午諫臣上疏皆不之改丁卯高又於正殿奏云陛下用盧杞獨秉鈞軸前後三羊奔金忠良附下亡上使陛下越在草莽皆杞之過且漢時三光失序雨旱不時宰相請罪小者免官大者刑戮盧杞罪合至死陛下好主惡殺赦杞不死唯貶新州司馬旋復遷移今除刺史是失天下之望伏惟聖意裁擇帝謂曰盧杞有不逮是朕之過高復奏盧杞姦臣常懷詭詐非是不逮帝曰朕已有在赦高曰思赦乃釋其罪不宜授刺史耳赦文至憂黎民今饒州大郡若命姦臣司牧是一州蒼生獨受其弊望引常參官顧問并擇謹厚中官令就街衢詢訪億兆一人異臣言臣當死於是補闕十遺又前諫與高不異帝良久謂曰若與盧杞刺史大憂於上佐遂追饒州制翌日帝遣中使宣慰高云朕徐思卿言深覺愜當依鄉所奏

陽城為諫議大夫裴廷齡諛陸贄續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在朝無敢救者城聞而起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人而信用姦臣即率十遺王仲舒等數人守廷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伏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

劉栖楚為左拾遺敬宗即位後百寮入閣日絕高未坐群臣候
立紫宸門外有不任其久欲傾陪者諫議李元澂出次白宰相
曰昨日已有疏論坐晚今日又益晚今不能迴上意是激之罪
請出閣赴金吾 持罪有項既坐百官班退栖楚獨留帝前進
諫曰臣歷觀前主嗣位之初莫不躬勤 政坐以待旦陛下即
位已來於情嗜寢樂色妄晏安卧宮闈日宴方起西宮象迹未
過山陵吹之聲日喧於外伏以憲宗皇帝大行皇帝皆是恪勤
庶政四方猶有 亂陛下運當火主即位未久惡德布聞臣恐
祚之不長也臣忝諫官致陛下有此請碎首以謝遂以額叩
龍墀久之不已宰臣李逢吉出位宣曰劉栖楚休叩額候進止
栖楚俸首而起因更陳論搃額見血帝為之動容以袖連揮栖
楚又云不可臣奏臣即碎首而死中書侍郎牛僧孺亦示栖楚
曰所進奏已知門外侍進止栖楚即拜舞而出侍罪於金吾伏
然後宰臣更贊其事於帝前舍中使就伏宣諭并李元澂並令各
且歸第後數日擢栖楚為起居郎賜緋栖楚矯讓不拜以疾
歸洛是歲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貫賂遺息倖求鹽鐵使
諫議大夫獨孤助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起居舍人宋
申錫補闕常仁寶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蔣廷老十人前一日
詣廷英抗論其事帝問前時廷諍者得不在其中邪即曰宣
付宰臣令除栖楚為諫議大夫

遺諫

夫慎終于始君子之道圖國忘死忠臣之節中伐而下乃有美

貞純之操敢亢直之志不幸遭疾殆於彌留屬纊忍死口占為
奏陳逆耳之深戒述經邦之丕訓冀其感寤以申規益以至乘
輿臨省親之其言使者存問因受其對莫不整肺腑之丹實陳
時政之得失周旋惻悞無所回隱復有直公守道循名顧義思
納誨以救惡遂捐軀而其死將致君於善以捨生為輕惓惓之
誠布於一札斯固烈氣貫於穹壤英聲垂於無窮歷千祀而
如生可以掩卷而大息者矣

史魚為衛大夫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
進彌子瑕之不肖而不能退為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
不當治喪正當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道
然召蘧白玉而貴之召彌子瑕而退之使殯於正堂成禮而後
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詩曰靜恭爾位好是正直

漢東方朔武帝時為中大夫將死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
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
言帝曰言今古東朔多少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後漢光
武時為大將病篤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
下慎無赦而已

鍾離意明帝時魯相卒公遺言上書陳丹平之世難以急化宜
少寬假帝感傷其意下詔嗟嘆賜錢二十萬

樊儵明帝時長水校尉卒遣黃門張音問所遺言先是河南縣
亡失官錢典守者生死其罪徒者甚衆遂委責於人以賞甚耗
卿部吏司因此為奸儵常疾之又野王歲敲耳膠膏歲每輒接

人吏以為利儻並於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旨因具以聞帝覽之而悲但勅二郡並令從之

黃瓊帝時為司空以地震免疾篤疏曰臣聞大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平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為力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常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掃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地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姦佞壇朝外威專恣所冠不以仁義蹈不為冕所賢佐為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

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於衆愚之中登功於無刑之地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力是自力高而不傾力危而不危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大平而即位以來未有聖政諸梁秉權豎宮充朝重封累職聳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富擬王府勢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失怖禍而卷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為瞽瞍之主故大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亡身隕歿為報而坐陳國義遂見殘滅賢愚切痛海內傷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衆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弊弘農杜衆知雲所

言宜行懼雲以患獲罪故上書陳理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心以忠為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剗牲妖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尚書周永昔為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勢坐事當罪越拜今職見冀將衰乃揚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候又黃門協邪群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奸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冀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揉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不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欵臣至頑奴駕世荷國恩身位並重動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釁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万分無恨三泉其幸卒

司馬直靈帝時除鉅鹿太守是時刺史二千石皆責助軍修宮直前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帳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言當世之缺古今禍敗之戒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修宮錢魏高唐隆明帝時為光祿勳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奄忽中款不昭臣之丹誠豈下曾子願陛下少垂省覽渙然改往事之過謬敦然興來事之淵塞使神人

嚮應殊方慕義四靈效珎於衡曜精則三王可邁五帝可越非徒繼體守文而也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蹈踵桀紂幽厉之跡莫不嗤笑季世死亡之主而不踐虞夏殷周之軌悲夫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煎水作冰其不可得明矣尋觀三代之有天下也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萬國咸寧九有有截鹿臺之金巨橋之粟無所用之仍舊南面夫何為哉然癸辛之徒恃其智力知足以飾諫才足以拒非諛諂是尚臺觀是崇淫樂是好倡優是說作靡靡之樂安濮上之音上天不蠲睿然回顧宗國為墟不夷于隸紂縣白旗桀於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主之胄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殷熾秦既兼之不脩聖道乃構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誇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謂本枝百業永垂洪暉豈寤二世而滅社稷隳地哉近漢孝武承文景之福外攘夷狄內興宮殿十餘年間天下囂然乃信越巫懟天遷怒起建章之宮千門萬戶卒致江充妖蠱之變至於宮室乖離父子相殘殃咎之毒禍流數世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其鳥育長燕巢口瓜胃亦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棊時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斯蓋前代之明鑒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難撥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歸還里舍若遇

况淪寃不知結草以報詔曰生廉侔伯夷直過史魚執心堅白
謇謇匪躬如何惟疾除退身里舍昔邴吉以陰德疾除而延壽
共禹以守鄖疾篤而濟生其強飯專精以自持習鑿達日高堂
降可謂忠臣矣君侈每思諫其惡將死不忘夏社稷正辭動於
人生明戒驗於身後

吳張為大帝統長史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靖留牋曰自
古有國有家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也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
無忠臣賢佐闇於治体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
難而趨易好同而異治也相反傳曰從善入登從惡入傾言善
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橋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其易同之
歎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
以宜乎雖然有釁巧辯綠聞眩於小忠恋於恩愛賢愚雜錯長
幼失序其所由來情乱之也故明君寤之求賢如飢渴受諫而
不厭抑情慎志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
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統卒帝省書流涕

陸凱為左丞相凱疾病孫皓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
足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委以國事吳熙小吏逮起浦里田欲
復巖蜜故迹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遵薛莹滕修及
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婆才卓茂皆社稷之禎幹國家之良
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各盡其忠拾遺万一遂卒晉襄
秀為空薨反人料其書記

晉襄秀為空薨反人料其書記得表章言平吳之事其詞曰孫

皓殘酷不及聖明御世兼弱攻昧使遺子孫將遂不能臣時有
否泰非万安之勢也皆雖已屢言未有成旨今既疾篤不起謹
重戶啓願陛下時共施用乃封以上聞
詔執曰司空薨痛悼不能去心又得表草雖在危困不忘王室
盡忠愛國省益傷切輒當與諸賢共論也

劉波為散騎常時出督淮北諸軍冀州刺史以疾未行上疏曰
臣聞天地以弘濟為大君道以惠下為德是以禹湯有身勤之
序唐虞有在予之誥用能惠被蒼生勲流後業宣帝開拓弘圖
始基成命爰及文武歷數在躬而猶虚心側席早已崇物然後
知積累之功重勤王之業艱先君之德弘貽厥之賜重厚惠王
不懷委致內任遂使神器幽淪三光翳曜園陵懷九泉之感宮
廟集胡馬之跡所謂肉食失之於朝黎庶暴骸於外也賴元皇
帝神武應期祚隆淮海振乾剛於已墜紐絕而更張陛下承宣
帝開始之宏基受元帝克終之成烈保大定功戢兵靜亂故使
負海之鯨壻位滔天之冠望雲旗而霄潰覩太陽而霧散巍巍
蕩蕩人無名焉而頃年以來天文違錯妖恠屢會嵒光帝本封
而地動經年昔周之文武有魚鳥之瑞君臣猶懷震悚况今災
變衆集曾莫之疑公旦有勿体之誠賈誼有積薪之喻臣鑒先
徵竊惟今事是以敢肆狂瞽直言無諱狂者先帝以玄風御世
責成群運坐剛隨造化委順故忘日計之功收歲成之用今禮
樂征伐自天子出相王賢雋協和百揆六合承風天下響振而
鈞臺之脉弗聞景毫之命來布將群臣之不称陛下用之不盡

手九聖王之化莫不敦崇忠信存棄邪傷化毀俗者雖親雖貴
必踈而遠之清公貞修者雖微雖賤必親而近之今則不然此
風既替利竟滋甚明黨比周毀譽交與讚求苟進人希分外見
賢而居其上受祿每過其量布旨承意者以為奉公共相讚白
者以為忠節舉世見之誰敢正言陛下不明必行之法以絕穿
鑿之源者恐脫因疲倦以誤視聽且符監滅亡於今五年舊京
殘毀山陵無衛百姓塗炭未蒙極接伏願遠觀漢魏衰滅之由
近覽西朝傾覆之際超然易慮為於未有則靈根永固社稷
無虞臣豈誣一朝之人皆無忠節但仕非才求之不至耳今政
煩役殷所在彫弊倉稟空虛國用傾竭侵削流亡相屬略計戶
口但咸安已來十分去三百姓懷浮流之歎下泉與周京之思

昔漢宣有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以臨下有
方者就如至贈法苛政斃者恤刑不赦事簡於上人悅於下今
則不然告時乞職者家以契為辭振窮恤滯者以公爵施古者為
百姓立君使之司牧今者以百恤君使之蠶食至乃貪污者謂
之清勤慎法者謂之法劣何反古道一至於此陛下雖躬自節
儉哀矜於上而群寮肆欲縱心於下六司垂鼻三事拱點故有
識者觀人事以歎息觀天青而大懼昔宋景退災惑之災殷宗
消鼎雉之異伏願陛下仰觀大禹過門之志俯察商羊沉酒之
失遠思國風恭公之刺深惟定姜小臣之喻暫迴聖息大詢郡
后延納衆賢訪以得失今百寮率職人言損益察其所以審職
群才助彞和味克念作聖以答天休則四海宅心天下幸甚臣

亡祖先臣隗昔荷殊寵匪躬之操猶存舊史有志無時懷恨共
泉及臣凡劣伏蒙罔極之眷恩隆累世寶非靡身傾宗所能上
報前作此表未及得通暴嬰篤疾恐命在奄忽貪及視息望違
愚情氣力協然不能自宣疏奏而卒追贈前將軍

後魏王敬孝文時為尚書令疾篤上疏曰臣聞忠於事君者節
義著於師終孝於奉親者博誠表於垂沒故孔明卒君不忘全
蜀之計曾參疾甚存善言之宜雖則庸昧敢忘景行臣荷天

地覆載之恩蒙天造地成之德漸風訓於華年服道教於弱冠
濯纓清朝垂周三紀受先帝非分之眷叨陛下殊常之寵遂乃
齊跡功舊內侍幃幄爵烈諸王位班上等從容聞道與知國政
誠恩竭力命以報所受不謂偶於心違忽嬰重疾每屈輿駕親

臨問之榮洽生年惠流身後犬馬之啣佩岡極今所病遂篤慮
必不起延首闕庭更戀終日仰恃皇造宿齊之隆敢陳愚昧管
齊之見臣聞為治之要其略有五一者慎刑罰二者任賢能三
者親忠信四者遠讒佞五者行黜陟夫刑罰明則姦宄息賢能
用則功績著親忠信則視听審遠和佞則疑問絕黜陟行則貪
功改是以欽恤惟載唐律典知人則哲惟帝所難周書垂好
德之文漢史列防姦之論考省幽明先王大典又八表既廣遠
近事殊撫荒裔宜待之以寬信綏華甸宜惠之以明簡哀恤孤
獨販施困窮錄切舊赦小罪輕徭役薄賦歛修福業禁淫祀頌
聽餘暇賜垂覽察使子囊之誠重申於當世墜之志復用於明
時尋薨

隋段文振大業中為左候衛大將軍遼東役出南蘇道在道疾
篤上表日臣以庸後遭逢聖世濫蒙獎擢榮冠儕伍而知能無
取叨竊已多言念國恩用忘寢食常思效其鳴吠以盡万分而
攝養乖方疾患遂篤抱此深愧永歸泉壤不勝餘恨輕陳管突
窮見遼東小醜未遠降六師親勞万乘但夷狄多詐深須隄防
一口陳降心懷背叛詭伏多端忽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遼遲
唯願嚴勤諸軍星馳迅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
可掇也若傾其根本餘寇自剋如不時定脫過秋霖為艱但兵
糧又竭強敵在前難期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後數日卒於
師帝省表悲歎久之

唐魏徵為大師貞觀十七年薨太宗謂侍臣曰徵亡後朕遺人
至宅就其書函得表一紙始立表草字皆難識惟前有數行稍
可分辨云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亂
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唯見其惡愛者唯見其善憎之聞所
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可以
興矣其遺表如此然朕思之恐不免斯事公卿侍臣可書之於
壁知必諫也

李大亮為衛大將軍貞觀十八年太宗幸洛陽令太亮副房玄
齡居守後遇疾臨終上表謂停遼東之役又言京師宗廟在願
深以關中為意表成而卒

房玄齡為司空貞觀二十二年太宗玉華宮玄齡以疾卧總留
臺後漸篤玄齡乃謂諸子曰吾自度危篤而思澤轉降若辜負

聖君則死有餘責當今天下清謐咸得其唯東討不停方為國
患主上含怒意決臣下莫能犯顏吾知而不言可謂啣恨入地
遂抗表切諫曰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遠
不屆目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詳
觀古今為中國患害無過突厥遂能坐運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
汗相次束手分典禁衛執戟行間其後延佗鷓張尋既夷滅鐵
勒慕化請置州縣沙漠以北万里無塵至如高昌叛換於流沙
吐谷渾首鼠於積石偏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歷代逋誅莫能
討擊陛下責其逆亂殺主害人親搃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日
即拔遼東前後虜獲數十萬記分配請州無處不滿雪往代之
宿耻掩嶠陵之枯骨比功校德万倍前王此聖人之所自知微
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於率土孝德彰於配天覩夷狄之
將亡則指其數歲授將帥之節度則決機万里屈指而候驛視
景而望書符應若神筭無遺策懼將於行伍之間取士於凡庸
之末遠夷單使一見不忘小臣之名未嘗再問箭穿七孔弓
貫六鈞加以留情墳典屬意篇什筆邁鍾張詞窮曹馬文鋒
既振則宮徵自諧輕翰輅飛則花葩競發撫百姓以慈遇群臣
有禮褒秋毫之善解吞舟之網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愬斯
絕好生之德禁障塞於江湖惡殺之仁息鼓刃於屠肆亮觀荷
稻梁之惠犬馬蒙帷蓋之恩降乘吮思摩之瘡登堂臨魏徵之
柩哭戰巴之卒則哀動六軍負填道薪則情感天地重黔黎之
大命特留心於庶獄臣識昏憤豈足論聖切之深遠談天德之

高大哉陛下兼衆美而靡不備具微臣深為陛下惜之重之愛之周易曰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手由此言者進有退之義存是亡之徵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為陛下惜之者蓋謂此也知足不辱知止不始臣謂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禮古來以魚鱉畜之宜從闕畧若必欲絕其種類深恐戰窮則搏且陛下每決死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者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况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城陣之間委之於風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轎車而淹泣抱枯骨而摧心足以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之寃痛也且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而陛下誅之可也侵擾百姓而陛下滅之可也久長能為中國患而陛下除之可也有一於此雖曰殺万不足為媿今無此三條坐煩中國內為舊王雪怨外為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願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戒以保万代巍巍之名發霈然之恩降寬大之詔順楊春而布澤許高麗以自新焚陵波地所恨竟無塵露微增海嶽謹以殘魂餘息代結草之誠儻蒙察以哀鳴即臣死旦不朽太宗見表謂玄齡子婦高陽公主曰此人危篤如此尚能憂國家

西華書局影印

令狐楚為興元節度使開成二年將薨前一日自草遺表其略

曰臣永惟際會受國深恩以祖以父皆蒙褒贈有弟有子並列班行全首領以從先人委躰魄而事先帝此不自遠誠為甚遇且以永去泉局長辭雲陛更陳屍諫猶進瞽言雖叫呼之不能豈誠明之敢忘今陛下春秋鼎盛寰海鏡清是修教化之初足復理平之始然自言夏秋以來貶請者至多誅戮者不少伏望普加供造稍霽皇威殘者照洗以雲雷存者霑濡以雨露使五穀嘉熟兆人安康納將尽之苦言慰臣永盪之幽菟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四十八

新刊冊府元龜卷之伍百肆拾玖

諫諍部 貳拾柒

褒賞

春秋述五諫之義戰國垂三賞之令蓋褒揚諍臣有從來矣自非含忠秉直謹言正義挺匪躬之節竭愛君之誠者胡能感寤上心受茲寵錫者已由漢室而下以諍諫著稱者乃有激昂辭氣面論虧失或伏閣奏牘傳置飛章挺引古今箴病時去之賢君樂聞其說釋然嘉納穆然稱善延對慰諭璽書優獎增加爵秩便蕃賜至於輟服御之物申宴餘之樂以其話言載之史策皆所以勵骨鯁而懲諛佞焉

漢邳都為中郎敢直諫從景帝入上林賈姬如廁野鼠入廁帝

欲持兵救賈姬都伏帝前曰一姬死更進一姬天下所少寧賈
姬乎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太后聞而嘉之賜都金百金
帝亦錫金百斤

東方朔為常侍郎武帝使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
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盤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傾畝及其賈直
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吾丘壽王奏事帝大說稱善時朔
在傍進諫曰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
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番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
犯隆指罪當万死不勝大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是曰因泰
階之事上迺拜朔為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

董偃得幸於竇太主帝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偃

是時朔陛下戟殿下

持戟列

辟戟而前曰偃安得入乎帝曰何

謂也朔曰以人臣私侍公主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昔伯
姬蟠而諸侯憚柰何乎武帝默然良久曰吾業以設飯後而自
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

帝曰善乃置酒北宮引偃從東司馬門賜朔黃金三十斤

平定國為御史中丞昌邑王即位多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
廢宣帝立大將軍光領尚書事條奏群臣諫邑王者皆超迂定
國繇是為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甚見任用

路溫舒為廷尉史宣帝初上書請除誹謗以招直言開天下之
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法
治獄則天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言

與天長久
无窮極也

帝善其言遷廣陽府長史

匡衡為給事中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元帝問以致治得與衡上疏言直遂減宮室之度有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財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能之政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帝說其言遷衡為光祿大夫

貢禹為諫議大夫元帝數虛已問以政事禹上言厩馬太多請減乘輿服御及請復田與貧民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為光祿大夫

後漢郅憚為上東城門候光武嘗出獵車馬駕夜還憚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憚曰大明遼遠遂不受詔乃迴從東中門入明日憚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繫於游田以萬人惟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誠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疋貶東中門後為參封尉

張禹和帝時為太尉帝南巡祠園廟禹兼衛尉留守聞車駕當進幸江陵以為不宜冒險遠幸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礼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而旋及至京禹特蒙賞賜

郭廣為鄴奚官都上疏陳五事以諫言甚切直擢為屯留令魏揚阜為將作大匠明帝初理宮室發美女以充後庭出入戈獵秋大雨震電多殺鳥雀阜上疏請諸所善理務縱約節等事

詔報曰間得密表先陳往古明王聖主以諛闇政切至之弊疑誠篤實退思補過將順正救備至矣覽思苦言吾甚嘉之帝既作新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阜又上疏諫之奏御天子感其忠言手筆詔答

晉閻續為西戎校尉愍懷太子之廢也續與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寃書奏御不省後皇大孫立續復上書言東宮宜妙選忠直亮正之士又潘岳繆徽等皆賈謐父黨共相沉抑宜皆齊黜以肅風教朝廷善其忠烈擢為漢中守

梁郭祖深武帝時為後軍將軍時帝溺清佛教朝政縱弛祖深與觀詣闕上封事帝嘉其直擢為豫章鍾陵令負外散散騎常侍

後魏周澹明元帝時為特進神瑞二年京師飢朝議將遷都於鄴澹與博士祭酒崔浩進計論不可之意帝大然之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也詔澹浩妾各一人御衣一襲絹五十疋綿五十斤

崔浩為祭酒時劉裕在洛議欲以君絕其後路明元問浩浩對以為不可帝大悅語至中夜賜浩御縹醪酒十觚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盍酒故欲與卿同其甘也

高允文成時為中書侍郎領著作即前後諫事非一帝從容聽之或有觸逆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知允意尋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事得實者帝省而謂群臣曰君父一也

父有是非子何為不作書諫之使人知惡而諫於家內隱處也
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
諫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已之美至而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
非常正言面論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侃侃言說無所避就朕聞
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曾不聞一正言
但伺朕喜時求官乞職汝等把方刀侍朕左右徒立旁耳背公
欺主此人把筆輔我國家不過著作即汝等不自愧乎於是拜
允中書令著作如故

宿石為中壘將軍內行令嘗從獵文成親欲射虎石叩馬而諫
引帝至高原上後虎騰躍殺人詔曰宿石忠臣控馬切諫免虎
之害後有犯罪宥而勿坐賜駿馬一匹

成淹孝文時為謁者僕射時孝文自徐泛泗入河還洛淹以黃
河浚急慮有傾危上疏陳諫帝勅淹曰朕以當伐無運漕之路
故京邑民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而黃河急浚人皆難涉
我因有此行必須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至誠而今者不
得相納勅賜驊騮馬一匹衣冠一襲

李彪為秘書丞嘗上封事七條從孝文詔曰歷觀古事求能非
一或微承籍廕著德當時或見拔幽陋派名後業毛毛遂起賤
奮元楚之辨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彪雖宿非清第本闕華資
然識性嚴聰學博墳籍明辯之才頗堪時用無愛國若家載宣
朝美若不賞庸厥績將何以勸獎勤能可特遷秘書令以酬其
誠類

高道悅為治書侍御史加諫議大夫正色當朝不畏強禦詔曰
道悅資性寬篤稟操貞亮居法樹平肅之規處諫著必犯之節
王公憚其風稜朕實嘉其一致蹇諤之誠何愧黯鮑也其以為
主爵都尉諫議大夫如故

後周 衡武帝時為大學生帝居大右憂與左右出獵衡露髮
輿襯叩馬切諫帝嘉之賜衣一襲馬一匹擢拜侍讀

唐孫伏伽武德初為萬年縣法曹上疏陳三事以諫高祖覽之
大悅賜帛一百匹擢拜治書侍御史

盧政力武德三年為屯田郎中高祖謂政力曰每見卿奏諫志
存正直古人有言曰君明臣直朕何德而堪之

楊纂武德中為侍御史數上書言事因被召問擢拜考功郎中
張蘊古貞觀初為幽州記室直中書省上大寶箴深存規誡之
體太宗嘉納之賜以束帛焉

魏徵為諫議大夫太宗新即位勵精政道數引徵入卧內訪以
得失徵雅有經國之才性又抗直無所屈撓太宗每與之言未

嘗不欣然納受徵以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無不言太宗

嘗勞之曰卿所陳諫前後二百餘事非卿至誠奉國何能若是
虞世南為秘書監太宗謂侍臣曰朕因向曰每與虞南商畧今
古朕有一言之善虞南未嘗不悅有一言之失未嘗不帳朕嘗

戲作艷詩虞南便進表諫曰暱作雖工體制非雅上之所好下
必隨之此文一行恐致風靡輕薄成俗非為國之利賜令繼和
輒申狂簡而今而後更有斯文繼以死請不敢奉詔其懇誠若

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治因顧謂世南曰朕更有此詩卿能死不世南又對曰臣聞詩者動天地感鬼神上以風化下以諷刺上故季札聽詩而知國之興廢盛衰之道定由於茲臣雖愚誠願不奉詔太宗太悅賜絹五十疋

載胃為尚書丞領諫議大夫貞觀三年遷民部尚書太宗將修復洛陽宮胃上封事諫太宗甚嘉之因謂侍臣曰戴胃於我無骨肉之親但以忠直勵行情深體國寧有機要無不以聞所進官爵以酬厥誠耳

姚思廉為弘文館學士太宗將幸九成宮思廉進諫曰此秦皇漢武之事耳非堯舜禹湯之所為也言甚切至太宗嘉之賜帛五十匹

張行成為殿中侍御史太宗嘗言及山東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聞天子以四海為家不當以東西為意若如是則示人以隘狹太宗然其言賜馬一匹錢十萬衣一襲自是每有大政嘗預議焉

高季輔為太子右庶子上疏切諫得矣太宗特賜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

李大亮為涼州都督貞觀三年嘗有臺使到州見有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獵而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言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書曰以卿兼資文武中懷貞確故委藩牧當資重寄比在州鎮英聲遠彰念此忠勤無忘寤寐使遣獻鷹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披露

腹心非常懇到覽用嘉歎不能已已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守此誠一古人稱一言之重侷於千金卿之此言深足貴矣今賜卿金壺瓶一枚雖無千鎰之重是朕自用之物

張玄素為給事中時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狩玄素上書切諫太宗覽之大悅謂房玄齡曰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朕故欲修營意在便於百姓今玄素上表實亦可依後有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有作役宜即停之然以卑下古來不易非其忠直安能若此乎可賜絹百匹

谷那律諫議大夫嘗從太宗出獵在途遇雨因問曰雨衣若為得不漏那律曰能以瓦為之必不漏矣太宗大悅賜帛二十段杜正倫為中書侍郎嘗與御史大夫常挺秘書少監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咸上封事稱旨太宗為之設宴因謂曰朕歷觀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王更得盡誠諫規不至如龍逢此干竟不免孥戮為君不易為臣亦難我又聞龍可擾而馴然喉下有逆鱗觸之則殺人人主亦有逆鱗卿等遂不避犯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有危忘我思卿等此意不能暫忘故聊設宴樂也仍並賜帛有差

蕭鈞為諫議大夫有左武侯引駕盧文操盜左藏庫物高宗令殺之鈞為諫議大夫進諫遂特免其死罪傾謂侍臣此乃真諫議也

李公敏為詳刑大夫總章二年冬高宗特幸涼州時隴外虛耗識者咸云車駕西巡不便帝聞之御延福殿召五品以上謂曰

帝王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此蓋常禮朕欲暫幸涼州觀省風俗如聞在外咸謂非宜必若此行不可自咎以實聞奏今對面不言退有私議何也宰相已下再三莫有對者公敏進曰臣聞省方觀民王者常規陛下愛育蒼生每思靜鎮今欲巡幸涼府遐宣王略求之故實未虧今典但隨時度事臣下竊有所疑既明制施行所以不敢不盡言但高麗雖平扶餘尚梗兼西道經略兵猶未停且隴右諸州人戶猶少供侍奎駕備擬稍難臣聞在外實有竊議帝默然良久日卿等既有此言我止度隴存問故老蒐狩即還計亦不至勞費今時已涉秋節候漸冷且賜卿繒綵以充衣旼於是賜物有差竟下詔停西幸無何公敏自詳刑少卿擢為黃門侍郎賞其能直言也

魏元中儀鳳中以前太學生赴洛陽上封事召見對駮稱旨授秘書省正字令直中書省

袁利貞為太帝博士永隆二年春王公已下及朝集使以太子初立獻食勅於宣政殿會百官及命婦利貞上疏切諫從之改向麟德殿陳設至會日群臣樂飲帝使中書侍郎薛元超謂利貞曰卿世承忠鯁能抗疏直言不加厚錫無以獎勸於是賜物百段

朱敬則則天長安中為正諫大夫兼修國史時賦役繁重戶口逃逸敬則多所諫奏言甚切至天后大嘉之頻召入禁中訪以時俗要務俄令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郭山鄆為國子司業景龍二年春與近臣宴遊令各効伎藝以

為笑樂山鄆獨奏曰臣無所解請歌古詩兩篇帝詩之乃歌鹿
鳴蟋蟀篇翌日帝嘉山鄆之意降詔曰鄆山鄆業優經史識綜
古今八索九丘由來遍覽前言往行寔所該詳昨日同有預遊
式延俊彥既乘歡洽咸使詠歌遂能志在輔時雅申臆諭審審
之誠彌切諤諤之操逾明宜有褒揚美茲鯁直可錫時服一副
和元祐為貞化府長史景隆末元祐獻詩十首其詞猥陋皆寓
言嬖倖而意及兵戈帝氏命鞠於大理而將戮之月餘而帝氏
就誅其詩言若符讖景雲初以元祐為千牛衛長史
韓朝宗為左拾遺景雲三年上疏諫作乞寒胡戲睿宗覽而稱
善特賜以中上考

張九齡韓朝宗玄宗時為左拾遺先天元年九月將幸新豐之
溫湯九齡朝宗以時屬收穫恐妨農事上疏切諫帝大悅召見
慰諭各賜衣一副

魏知古為侍中先天元年十月上詩諫獵玄宗手詔曰卿所進
獵渭濱十韻三復研精良增歎美今賜物五十段以申勸獎
嚴挺之為左拾遺先天元年三月玄宗御文德殿宣示百官以
挺之上書直賜物六十段衣一襲

姚南仲代宗時為右補闕大曆十三年將葬貞懿皇后恩寵所
屬令繕陵寢邇章敬寺後當遊幸近地左右莫敢言者南仲上
疏諫之大宗覽表歎息立從其議賜緋魚袋特加五階宣付
史臣時左拾遺何士軫亦上封論事特詔褒賞廷為補闕
李絳元和二年為司勳郎中充翰林學士嘗因浴堂北廊奏對

遺忤上旨指切時病及論中官縱恣方鎮進獻事宜憲宗怒甚厲聲曰卿所論事何大過耶絳前論不已曰臣所陳豈臣身之利是國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處腹心之地豈可見事虧聖德致損清時而惜身不言仰屋竊歎是臣負陛下也若不顧患禍盡誠奏論旁忤倖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且臣與內官素不相識又無嫌隙只是恐威福大盛上損聖朝臣所以不敢不論使臣緘默非社稷之福也上其誠切不迴怒色却散稍慰諭曰卿盡節於朝人之不言者卿悉言之使朕聞所不聞真忠正誠節之臣也他日南面亦須如今日絳拜恩而退上遽宣宰相命與改官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翌日面賜金紫帝親為絳擇良笏

鄭澣餘慶之子也為左補闕獻疏切直人為危之及餘慶入覲憲宗謂之曰卿之令子朕之直臣更相賀遂遷起居舍人裴潏穆宗即位初自江陵縣令為兵部員外郎潏前起居舍人以柳泌事抗疏諫忤旨出官於外至是酬獎

高鉞為中書舍人因諫敬宗以求理莫若躬親用示憂勤之旨帝深納其言賜綵五十匹

韋處厚為翰林學士遷兵部侍郎於思政殿中謝恩諫叟激及宴起曰臣有大罪頓碎首于陛下前帝曰何處厚對曰臣不以死諫先聖縱先聖好畋及色以下不壽合當誅戮然所不死諫者為陛下在春宮年已十五今則陛下皇子始一歲矣臣安得更避死亡之誅帝深感其言賜錦綵一百疋銀器四事

崔郾為給事中敬宗即位選為翰林侍讀學士轉中書舍人入
思政殿謝恩郾奏曰陛下用臣為侍讀半歲有餘未嘗問臣經
義今蒙轉改實慙尸素有愧厚恩帝曰俟朕機務稍閑即當請
益高鉞曰陛下意雖樂善既未延接儒生天下之人寧知重道
帝深引咎錫之錦綵

李渤為諫議大夫時長慶寶曆政出多門事歸邪倖渤居位章
疏無虛日敬宗雖日事淫縱亦為之感寤遷給事中賜紫金
魚袋

魏謩為右拾遺時御史中丞李孝本以罪誅文宗取孝本女二
人入宮謩上疏切諫帝立出之尋除右補闕文宗謂臣曰太宗
皇帝得魏徵採拾闕失弼成政令我得魏謩於疑似之間必極
忠諫雖不敢希及貞觀之政庶幾處無過之地今授謩右補闕
委舍人善為之詞未幾遷起居舍人兼弘文管直學士文宗謂
曰卿從來論事無所顧望頗有文貞之風甚慰朕懷故今不旬
月即擢卿此官因問曰卿家有何舊圖書詔勅謩曰家書悉無
唯有文貞公笏在文宗曰卿可進來鄭覃在側曰在人不在笏
文宗曰卿渾未曉但其棠之義非要笏耳覃大慙又謂謩曰自
今有事即論謩曰頃為諫官合盡規諷今為起居職在記言伏
望遣臣歸職文宗曰凡在兩省官即合論事不得固辭由是起
居舍人詔拜諫議大夫其制略曰朕以邦國之大機務之多惠
有所未周化有所未洽不有忠讜之士左右規益逮暗無燭不
其難歟今高選正人俾居諫省朝政闕失期乎必聞是用簡自

帝心特申獎命所宜稱職豈限常資可諫議大夫仍兼起居
充職

王直方為右補闕太和八年直方上疏曰臣伏見近歲已來災
害不作兵革休息百穀豐稔四方寧泰者非他是陛下事異於
前時中外之心有所驚惜比者雖有教坊音樂陛下未嘗賞悅
因有錫宴與人共之如此則雖有伶人不害於事陛下即位之
始宣徽教坊悉令停減人數或聞近來稍不如此樂工弟子賜
與至廣每有此事向外流傳傷陛下聖德豈容易也臣以為鄭
聲娛人新音動聽能使人情迷亂捨棄万事而為樂不足也臣
伏以聖體未安加以聲色之翫侵嘉聖祚得不憂手上覽奏嘉
歎賜帛百匹并以表示宰臣令宣付史官

殷侑為刑部尚書開成元年賜侑黃金千斤命中人就第宣賜
以獎直書

竇洵直為右拾遺開成三年文宗以仙韶樂人尉遲璋為王府
卒洵直紫宸廷諫以為不可伏下後命中人齎絹一百疋賜之
宋祁為右拾遺開成四年四月宰臣奏事罷退及半庭帝却召
論曰昨論坊州者為誰楊嗣復曰宋祁帝曰宋祁論事至當殊
可獎何時授官李班曰去年擢授嗣復曰諫官論事如當陛下
記其姓名稍加優獎如不當亦須令知陳夷行曰論事是其本
職若論一事即賞何由得官爵以為賞此不免有情帝曰情固
不免理平之事亦不免夷行曰情若公言即不可翌日賜宋祁
絹一百匹先是除朱蘧為坊州刺史祁上疏以蘧不可蘧至任

以贓罪聞故有是賜

後唐李詳任左補闕長興二年上疏直諫先是太原地震留守密奏人不之知無敢言者及詳奏聞帝甚嘉之賜詳五品章服晉何澤仕後唐為洛陽令莊宗出獵屢踐民田澤屏其從者伏於叢薄中截馬諫曰陛下急徵暴斂下不堪命今稼穡將登而從騎耗暴如是使官吏何以求理集其征賦臣請賜死於此以悟陛下莊宗慰而遣之尋遷倉部郎中明宗天成三年駕在汴水欲幸鄴人情不願執政近侍進言未從澤因伏門切諫竟罷其行明宗心賞之乃拜吏部侍郎

于鵬為右拾遺天福二年上章言事其一請頻御外殿採納忠言其二請添擇大臣十人每共檢討其三請罷修燒毀宮 恐勞民力其四以太原傷殘所蠲半稅未當為富今請全放勅曰于鵬官居諫諍志在輔裨所閱貢陳咸關政化備詳端盡良切歎嘉宜陟階資以申酬獎其于鵬加朝散大夫

冊府元龜卷之五百五十五

詞臣部

總序

夏商之前詞臣之制蓋未說聞命云其代予言則其事也周禮

春官之屬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一曰辭二曰命三

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誅內史掌王八柄之法九命諸候及

孤卿大夫則策命之策謂以簡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贊

之辭也以方出之以方叛書而出之也外史掌王命令王命不若以書使於四方則

書其令書王命此御史掌贊書王有命以書致之則贊為皆司

言之任也漢制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書詔書

四曰誡勅策書者編簡也其制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稱

皇帝以命諸侯王三公其罪免亦賜策其異者隸書用尺一木兩
行而已制書者帝王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
令印重令仰重封露布州郡也詔書者告也其文曰告某官云
如故事告誡勅者謂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詔勅某官他類此又
尚書主作文書草下筆為詔策出言為詔命後漢因之故尚書
陳忠上疏云尚書為王喉舌之官而諸郎多俗吏鮮有雅才每
為詔文轉謀求請也魏制中書監令丞管機密掌贊詔命典作
文書屬官通事郎掌草詔即漢尚書郎之任蜀初劉巴為尚書
令先主諸文誥策命皆其所作則尚書之職典詔命矣吳有中
書令頗與魏同制而國初文誥之類皆出侍中胡綜則門下兼
其事矣晉制以省郎一人管司詔命任在西者謂之西省宋齊

因之梁世中書舍人用人殊重專掌詔誥故裴子野以中書侍
郎鴻臚卿常兼中書通事舍人別勅知詔誥初魏晉已降中書
侍郎即聯掌其事至是舍始專之又梁集書省置散騎常侍而
下賻臺省為諸優文策文平處處諸文章詩頌後初多尊晉

制中書令而下掌為文詔北齊因之後周依周禮建六官太宗
伯之屬有內刺外史典命蓋其職也隋有內史舍人專掌詔誥
唐循梁陳故事初中書舍人專掌詔誥其以他官領者謂之知
制詔凡詔旨制勅璽書冊命皆按典故起草其禁有四一曰漏
洩二曰稽緩三曰違失四曰妄誤有以他官特名草制者然未
有名號乾封已後始名北門學士自永淳以來天下文章道盛
中書舍人為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中宗朝制詔多出宮中

明皇始置麗正殿學士又改為集仙集賢以典治書籍然亦別
草詔書後置翰林侍詔又改為翰林供奉開元二十六年乃為
學士別建學士院于翰林院之南專掌內命然而學士班序未
立廷見之際各趨本列暨正元二年九月始勅與諸司官知制
誥同例學士元定負上至諸曹尚書下至校書郎皆為之凡入
翰林與諸曹絕迹不拘本司不繫當參初選者中書門下召令
入銀臺門候旨其入院試制書批荅共三道詩一首試畢封進
可者翌日受宣後增試賦一首元和中又置承旨一員故事中
書之職正言之制有七一日冊書立后建嫡封庶蕃屏臨軒備
禮則用之二曰制書行大賞罰授大官爵釐革舊政赦有降憲
則用之三曰慰勞制書褒贊賢能勸勉勤勞則用之四曰發旨
勅書增減官員廢置州縣徵發兵馬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下官
徒流已上罪則用之五曰勅旨謂百司承旨而為程式奉事施
行者六曰論旨勅書慰諭公卿誠約臣下則用之七曰勅條隨
事承旨不易舊典則用之凡荅疏於王公則用皇帝行室勞來
勲賢則用皇帝之室徵召臣下則用皇帝信室荅四夷書則用
天子行室慰撫蠻夷則用天子之室發蕃將兵則用天子信室
元和初學士院別置書詔印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天誅討拜
免三公將相曰制百官班於宣政殿而聽之賜與徵召宣索處
分之詔慰撫軍旅之書祠饗奠釋之文陵寢薦獻之表荅奏疏
賜軍號皆學士院主之餘則中書舍人主之其翰林學士中書
舍人分為兩制各置六員梁因之後唐同光元年四月置護奎

制書學士尋罷之晉天福五年歷翰林學士其職事並歸中書
舍人開元年復置翰林學士三年又賜學士院詔書金印周
初翰林學士常叅官五日起居顯德五年詔令逐日起居當直
則赴晚朝夫代王言頒憲度或以褒功德或以出爵祿或以撫
郡國或以制刑辟皆万方之瞻仰百世之流布必在其言雅正
其理流暢可以發揮於治體可以感動於人心與典誥而同風
將流俗而殊貫然後謂之稱職協乎得人矣在於兩漢其人未
顯獨相如視草而已其後魏有衛覲劉倣晉有張華和嶠宋有
傅亮南齊有丘靈鞠梁有朱已陳有姚察蔡之景比齊有祖堂
魏收後周有季德林隋有虞世南唐有李伯藥岑文本李嶠蘇
頲之類皆其彰灼聞名於世者復有不叅職務近居侍從獨以
文義受乎知獎曰而受詔俾手屬辭則有六賈之書嚴助之賦
枝臯之祝楊雄之贊王融之序蘇綽之誥其文也或以典雅或
以溫麗或以敏速或以體要其人也或以忠讜或以鴻博或以
時名或以舊德雖為用不一而擅美攸同故有膺縉禮升柄臣
者焉亦有才不踰衆德不自重雖膺一時之寵終貽多士之羞今
並次其事迹著于編簡凡詞臣部八門

選任

恩獎

選任

夫令出惟行孰可以弗慎官不必備唯在手得人而况登赤墀
之塗遊青瑣之闥居切問之地司誕告之地言或申諭四方或
傾爵庶尹或褒贊治行或發明憲章列辟是瞻生民為則典

茲任者亦難哉由漢而下曷嘗不慎重其選乃在馳辯博之譽
韞清麗之才選衆而舉居職自稱若夫當世之主寤寐賢俊其
或篤藝文之好時蒙延獎喜讜直之論首被推擇以至膺所知之
論薦聳群居之實望寘於嚴署藹乎沐問然後知密勿左右誠
資乎君子之儒發揮命令必在乎文士之助者也

漢司馬相如字長卿武帝時為郎帝方藝文以淮南王安屬為

諸父安於天子服屬為從父叔父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每為報書及賜賜謂賜書也常

召相如視草廼遣草謂文之藁草

嚴助為會稽太守上書願奉二年計最舊法當使丞奉歲計今躬自欲入奉也最凡要也

詔許曰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為文謂非常之文及作賦頌數十篇

上褒蜀人宣帝時召高材劉向張子儁華龍柳褒等 詔金馬

門褒與子儁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放士衆文獵也一日游放及田獵所幸館輒

為歌頌

晉劉超字世瑜初為元帝琅邪園記室遂從渡江轉安東府舍

人專掌文檄相府又為舍人中與建為中書舍人孔衍字舒元

初元帝安東參軍掌記室書今殷積而衍每以稱職見知中興

初與庾亮俱補中書郎

徐邈字仙民東莞姑幕人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儒孝之士邈

既東州儒素太傅謝安舉以應選補中書舍人及為散騎常侍

猶處西省累遷中書侍郎專掌論詔改前衛率授太子經邈雖

在東宮猶朝夕入見參綜朝政修飭文詔

宋傅亮字季友晉義熙元年除員外散侍郎直西省典掌

詔命轉領軍長史以中書郎滕演代之七年遷散騎侍郎復代
演直西省仍轉中書黃門侍郎直西省如故永初元年以左舍
功封城縣公直中書省專典詔命高祖受命表策文誥皆亮之
辭也

南齊謝朓字玄暉文章清麗初為明帝驃騎記室掌勅府文筆
又掌中書詔誥尋拜中書郎出為宣城太守以選復為中書郎
梁江淹字文通初為南齊太祖驃騎參軍軍書表記皆使淹具
草相國建補記室參軍事建元初為建安王記室帶東武令參
掌詔冊焉遷中書侍郎

任昉字彥升初為南齊太子步兵校尉管東宮書記雅善屬文
尤長刀筆才思無窮遷中書侍郎高祖霸府初開以昉為驃騎記
室梁臺既建禪讓文誥多昉所具及踐祚拜黃門侍郎

裴子野為員外郎普通中大舉北侵勅子野為檄魏文又勅為
書喻魏相元人武帝深嘉焉遷中書侍郎鴻臚卿俄兼中書通
事舍人別勅知制誥

陳陸瓊以文學為殿中郎武帝時紂周迪陳寶應等都官符及
諸大手筆並中勅付瓊累遷中書侍郎後王昂位直中書省掌
詔誥至德元年除度支尚書掌詔誥如故

毛喜初為宣帝驃騎府中記室府朝文翰皆喜詞也及帝即位
除給事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典軍國機密

姚察遷戎昭將軍撰梁史後主纂集兼東宮通事舍人勅專知冊謚
後魏袁翻少以文學擅美孝明李昌中為中書令領給事黃門

侍郎與徐紇俱在門下並掌文翰

溫子昇為廣陽王深行臺郎中黃門侍郎徐紇受四方表啓答之敏速於深獨沉思曰彼有溫郎中才藻可畏元顥入洛以子昇為中書舍人莊帝還宮為顯任使者多被廢黜而子昇復為舍人後除正員郎仍舍人永熙中為侍讀亦兼舍人

北齊邢邵字子才後魏光祿鄉虬之子文章典麗既贍且速莊帝永安初累遷中書侍郎所作詔文體甚麗

魏收仕後魏為主客郎中前廢帝三姊簡近侍詔收為封禪書下筆便就不立藁草遷散騎侍郎俄兼中書侍郎孝武初又詔收攝本職文誥填事咸稱旨

陳元康為司徒高昂記室初司馬子如高李式與孫搴劇飲搴醉死神武命求好替子如舉魏收他日神武謂李式曰卿飲殺我孫主簿魏收文書都是能夜闇書稱我意司徒常遣一人謹密是誰李式以元康對曰是能夜闇書快吏也召之一見使授大丞相功曹丙掌機密善陳事意不為華藻遷大行臺都安郎封安平子

後周王褒初自梁國歸為內史太中大夫高祖作象經今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褒有器局雅識洽體既累世在江東為宰輔高祖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後頗參朝議元大詔誌昆令褒具草東宮既建授太子少保遷小司空掌論誥兼與行幸褒常從焉隋李德林初仕北齊為通直散騎常侍中書侍郎後周武帝平齊入鄴之日勅小司馬唐道和就宅宣慰及從駕還長安授內史上士

自此以後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以委之唐岑文本貞觀中為中書舍人時中書侍郎顏師古以遣免職頃之溫彥博言於太宗曰師古諳練時事長於文誥時無逮者異蒙復用帝曰我自舉一人公勿憂也於是文本為中書侍郎專典機密

郭正一為中書舍人高宗永隆年檢校中書侍郎永淳中正除中書累年明習舊事兼有詞學制勅多出其手

元萬頃為著作郎則天諷高宗廣召文詞之士入禁中修撰萬頃與左史范履水苗神客左史思茂胡楚賓咸預其選時人謂之北門學士萬頃屬文敏速則天臨朝遷鳳閣舍人無幾擢鳳閣侍郎恩恩茂為右史時與左史范履水苗神客俱以文筆於禁中供奉二十餘年至於政事損益多預焉

崔融長安四年除司禮少卿知制誥融為文典麗當年罕有其比朝廷所頒洛出寶頌則天皇居哀冊文及諸大手筆並勅付融撰文

賈胄為玄宗太子舍人睿宗時授胄中書舍人胄以父名忠固辭乃拜諫議大夫知制誥與蘇晉皆以詞學見知

蘇頲為工部侍郎玄宗為宰相曰有以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否對曰任賢用能非臣等所及玄宗曰蘇頲可中書侍郎明日加制誥時李乂為紫微侍郎與頲對掌文誥

張說為鳳閣舍人歷黃門中書侍郎弘文館直學士掌文

學之任凡三十年

說子均均俱能文說在中書均均增兄弟並掌輪翰之任

張九齡為司勳員外郎時中書令張說與九齡同姓叙為昭穆

尤親重之常謂人曰後來詞人稱首也俄拜中書舍人九齡以詞學進又視翰林甚承恩顧

韋陟為吏部郎中時中書令張九齡一代詞宗引陟為中書舍人與孫逖梁陟對掌文誥時人以為美入談

常袞為起居郎代宗寶應二年選為翰林學士考功員外郎累選中書舍人袞文章俊拔當時推重

吳通玄與兄通微俱博學善屬文通玄德宗建中初策賢良方正通微登文詞清麗等科貞元初並為翰林學士時中書舍人李子紓為昭德王后皇謚冊文宰相張延賞柳渾為樂章及進皆不稱旨並詔通玄

至撰

韓臯字仲文晉公滉之子貞元初為考功員外郎丁父艱德宗遣

中人就第慰問仍宣令論撰滉之事業臯號泣承命立成數千言帝嘉之及免喪執政者擬考功郎中御筆加知制誥尋遷中書舍人常執誼貞元中應制策高等拜右拾遺召入翰林為學士高叅貞元中為中書舍人以病免唯庫部郎中張濛獨知綸翰張延賞李泌累以才可者請之皆不許濛又以姊喪在假或須草制宰相舍他官以為之

楊於陵為京兆尹出為絳州刺史德宗雅聞其問望及面辭留拜中書舍人

李達嗜學力文舉進士選授秘書省校書郎德宗聞其名擢充翰林學士

權德輿為起居舍人歲中兼知制誥轉駕部員外司勳郎中職

如舊遷中書舍人是時德宗親覽廢政重難除授凡舍於朝多
補自御札始德與知制誥給事中有徐岱舍人有高郢居歲餘
岱卒郢知禮部貢舉獨德與直禁垣數旬一歸家居西掖八年
其間獨掌者數歲

白居易憲宗元和初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授盩厔尉集賢
校理文詞富贍尤精於詩筆自離校工結綬幾旬所著歌詩數
十百篇皆意在諷詠歲時之病補政之缺士君子多之往流聞
禁中憲宗納諫思理渴聞讜言乃召入翰林為學士

李德裕為監察御史穆宗即位召入翰林充學士帝在東宮素
聞其父吉甫之名既見德裕尤重之禁中書詔大手筆多詔德裕草之
高鉞為起居郎充史館修撰累陳時政得失長慶元年穆宗憐之
而賜緋於思政殿仍舍以本官充翰林學士

韋處厚為翰林侍讀學士權知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敬宗初
即位以侍讀及修撰書詔事繁不可兼他職乃以侍讀為翰林學士
柳公權上文宗時為侍書學士太和九年癸丑幸翰林召學士
陳夷行丁居晦及公權對因面授公權知制誥充翰林學士白
敏中居易從父弟開成末為戶部員外郎武宗素聞居易之明
及即位欲用之宰相李德裕言居易衰病不能朝謁因言從弟
敏中詞藝類居易即日命知制誥召入翰林為學士

梁趙光裔太祖始授禪自外制入為翰林學士時詔制叢委中
舍迅急光裔遣詞供職典而有體時所許焉三年秋以兄光逢作
相不樂在密勿之地堅辭得請出拜太常少卿乾化二年復命

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後唐王仁裕初仕蜀為中書舍人蜀亡為汴州觀察判官末帝清泰中汴帥范延光言其不可滯於賓位仁裕亦知其有才乃召為司封員外知制誥充翰林學士

周魚崇諒漢隱帝乾祐三年自保議軍鄆度副使為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崇諒晉朝為員外郎知制誥契丹命為學士漢高祖入汴後召為學士以母老思歸乞解職侍養漢高祖嘉之用為本州副使請領俸王師討三兇時鄆度使白文珂在軍前崇諒為副使復知後事凡供軍儲備調發徵促尅期而辦近鎮供億深所賴藉會王仁裕請退禁庭選學士議者以為文字稱職無踰崇諒乃復徵之至太祖時崇諒母病篤太祖許歸侍養廣順

三年復徵之崇諒累表辭以母病難於違養太祖賜詔曰鄉向以母親高年又嬰疾恙解職歸止徇意承顏始以疾辭今聞疾愈臻此康寧之福由其感應之城苟徵命以猶稽則才能而虛滯復乞職位式行論思載覽表章尚彤眷戀諭以前詔俾之侍親之道既以光揚君恩亦須承順速宜祇赴無或再三崇諒託意不敢堅辭復表言比及冬行節氣凝寒乞至春暖奉親入朝許之仍詔本州給行裝借駝馬送至京師授禮部侍郎制誥充翰林學士

恩獎

古稱登高必賦可以為大夫蓋取其感物造端材智深美而能圖事者也厥後選任文學之士置近密乃有潤色鴻業宣行

大事陟降帝右居處禁中或授對從容或賞賜優洽激其清節
褒以美詢使榮冠一時名垂千載儒者之愚於斯為盛

魏邯鄲淳黃初時為博士給事中作授書法千餘言奏之文帝
以為工賜帛十匹

晉劉超字世瑜元帝時為中書舍人職典文翰而處身清苦衣
不至帛每帝所賜皆辭曰凡陋小臣決竊賞錫無德而祿殃咎
是惧帝嘉之不奪其志

南齊侍昭為中書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
所干預器服率略身安麤糲常插燭板床明帝聞之賜添合燭
盤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

陳陸琰為法曹外兵參軍直嘉德殿學士文帝聽覽餘暇頗留
心史籍以琰博學善占誦引置左右嘗使製刀銘琰授筆即成
無所點竄帝嗟賞久之賜衣一襲

後魏董紹為中書舍人辯於對問為宣武所賞孝明初紹上御
天馬頌帝賞其辭賜帛八十匹

隋李德林初仕齊為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侍郎是時中書侍
郎杜嘉卿上世祖武成皇帝頌齊後主以為未能盡善令和云
開以頌示德林宣旨云臺卿此文未嘗留意以卿有大材須叙
盛德郎宜速作急進本也德林乃上頌十六章并序後主覽頌
善之賜名馬一匹

薛道衡開皇中為內史侍郎高祖每曰薛道衡作文書甚
稱我意然誠之以誕後高祖善其稱我職謂楊素牛弘曰道

衡老矣驅使勤勞宜使其未門陳戟於是進位上閣府賜物百段道衡辭以無功高祖曰爾久勞階陞國家大事皆爾宣行豈非功也

虞綽煬帝大業中為著作佐郎與盧世南庾自直蔡元恭等四人常居禁中以文翰侍詔恩賜隆洽

唐徐齊聃咸亨中為西臺舍人善於誥文甚為當時所稱高宗愛其文令侍周王等屬文以職在樞劇仍勅問日來往焉

蘇頲開元初為中書侍郎時李乂為紫微侍郎與頲對掌文誥他日玄宗謂頲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謂之蘇李令有卿及李丁白亦不乏賢卿所製文誥可錄一本封進題云臣頲撰朕要留之披覽其禮遇如此

小浩大寶末為中書舍人玄宗傳位誥冊皆浩為之參兩宮文翰寵遇罕比

于邵德宗建中初為中書舍人尋兼禮部侍郎加史館修撰為三司使當撰土尊號冊文賜階銀青當是時朝廷有大詔令皆出於邵

姜公輔建中初為左拾遺召入翰林字士歲滿當改官公輔上書自陳以母老家貧以府掾俸給稍減乃求兼京兆府戶曹參軍時承恩顧才高有器識每對見言事德宗多從之

吳通玄建中初議大夫知制誥詞藻妍麗德宗尤憐之有詔李紆為昭德王皇后謚冊文宰相張延賞柳渾為廟樂章及進皆不稱旨並詔通玄重撰之中旨撰述非通玄之筆無不憚然重

之如此

陸贄建中貞元為翰林學士艱難中為內職行止隨從精潔小心未嘗有過誤德宗特所親信待之不_以^以_是刻脫御侍見從容言笑或脫御衣以衣之或以姓第呼之陸九同職莫敢望之初德宗自奉天適果州山路危險往往與從官相失夜至驛求贄不得驚悲涕泣募於衆曰有能得執事者吾與千金久之贄乃至皇太子已下皆賀贄母常氏在江東時詔中使迎至京師道路以_譯緡紳以為_供及母卒將合葬于河南復詔中使往護其父柩至河南_矣焉免喪權知兵部侍郎復入見之日德宗為之_改容致詞以弟之

德輿中元末為中書舍人獨直禁垣數旬始歸常上疏請

兩省官德宗曰非不知卿之勞苦禁掖清切須得如卿者所以久難其人張仲素為翰林學士元和十三年淮西平憲宗卿麟德殿對仲素及段文昌沈傳師杜元穎以仲素等自討叛奉書詔之勤賜仲素紫賜文昌等以非

令狐楚為職方員外郎知制誥撰元和辨謗畧書成帝嘉其該自職方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

高鉞為兵部員外郎翰林學士長慶四年四月禁中有張韶之變敬宗幸左軍是夜鉞從帝宿於止軍翌日賊平賞從臣賜鉞錦綵七十疋轉戶部郎中知制誥

路隨為翰林學士承旨文宗大和元年四月晡後召隨已下於大液殿各賜錦綵銀_品

鄭覃為翰林學士太和二年七月文宗於太液亭召覃已下對賜之錦綵

封敕為翰林學士武帝深重之嘗草賜車馬將詔警句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覽而善之賜官印

杜讓能中和中為翰林學士時僭宗幸蜀關中用兵書詔重委讓能草辭敏速如手無點竄動中事機帝嘉之遷戶部侍郎

後唐李琪初任梁左翰林學士承旨專掌文翰下筆稱旨寵遇逾人

唐質為兵部郎中翰林學士承旨明宗長興初賜號論思輔佐

功臣非常例也

李憚為翰林學士末帝一日御廣壽殿召憚及程遜崔拙和

李崧舍人王延張昭遠李詳呂琦等賜食帝曰俱掌王言

何以分別內外李憚對曰王言本舍人所掌祇自肅宗舉兵

武後軍中逐逐時令學士草詞自後乃分職命將相由內郡

臣由外其實一也食畢人賜馬一疋衣一襲

周胤戰為水部員外郎知制誥從駕南征迴召為翰林學士賜

緋將載臥病不能朝謝者數月一日力疾就直帝軫其羸

賜告歸第仍降太醫視疾其寵遇之如此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伍百伍



